



陶文簡公集卷之二

詩

覽鏡

髭鬚未長髮先皤
覽鏡公然是一婆
風柳容顏真易減
秋蟬氣力苦無多
細拋世界鍼鋒葉
大展勳名夢裏柯
豈有心情向朱紫
便將金鑄擬如何

其二

三十七年聊把玩
峻坡馳馬隻輪飛
陶潛官罷知今是
梵志人歸歎昔非
白骨觀成看世妄
青山招隱與

心違菴花一雨平湖滿且乞長竿守釣磯

其三

說法從人誚馬留似猴良亦勝真猴牽絲刻木渾兒
戲斷水殘山足夢遊溪潦旋添菱女柶霜痕欲上橋
奴洲此中綸笠真吾事爲寫漁裝著釣舟

其四

食栢生香事有徵吾生物化豈無憑筍鄉嗜久枯同
竹梵夾繙多瘦亦僧葷血斷來餘紫蓼衣冠拋盡只
朱藤荒蕪田業關何事已種南湖十畝菱

其五

平生勲業竟何如終老須成食字魚千石官階楊子
賦百城豪貴李公書墨池筆飽朝耕後茗椀談酣晚
戰餘更有狂言客休誅一毛端處貯空虛

其六

鏡裏容顏頗自知須知元頰卽吾師持籌詎免柳榆
笑顧影行遭罔兩疑薄相苦無蠶室婦貧身半屬債
家兒生來百醜宗醜明面可獨窮人盡是詩

其七

莫恠年時愛道裝姓名久已隸空王六時自禮蓮花
漏每日親拈印字香詩景天和邀客和衡門草長與
人長夜燈點罷仍朝梵靜業山中也覺忙

其八

春風濠上始觀儵秋雨簷前又醉漚萬事總如僧剃
髮一生偏愛黍垂頭嶽崎歷落真堪笑寵辱升沉定
不憂試向唐生問身事驅牛躍馬竟誰優

其九

季主誠賢術未奇子卿巧中亦吾欺豈如明月盤龍
鏡解照清霜病鶴姿蘿葛攀援秋欲斷魚龍蟄伏冷
相宜可憐憔悴東陽守老病臨頭帶孔移

其十

頻年頗怪卜公牋隱几空堂我更臞槁木自合天籟
遠濕灰應覺地文殊兔毫錯落時扛鼎塵尾從容坐
撒珠一束芭蕉莫輕視巍巍丈六紫金軀

小園

滿窗煙翠鏡湖南隱士圖書海岳菴畫艇故教藏五
柳啼鶯頻與喚雙柑泥人山似當春睡中酒花仍白

畫酣已挿疎籬護芳草更添微徑擬三三

春悶

一春情緒似玄冬門掩芳菲眼欲封西子湖憐遊舫
逸賀公池負酒杯濃行隨蛛網縱橫織雨對醯雞上
下春紫芥白鹽隨事有清齋聊得比周顛

寄懷袁伯修

楚袁蕭灑似龐公十載交游伯仲中尺素懷人勞強
飯一瓶餉遠笑擎空總無兒女謀身易示有威儀與
俗同苦憶西郊共攜手江南今已棟花風

湖上新屋成向有山居之意故云然

東西坊本依城市大小山今有弟兄擬卜幽棲分嶺
翠好憑竹閣聽泉聲倦同飛鳥投林急慵愛瓜牛戴
屋行湖上一椽聊爾爾扶犁權與老農耕

得袁石浦書併枉新什志喜十四韻

失喜驚妻問江州遠信傳入懷珠滿把開紙舌生蓮
鬧處偷頻看幽時靜憶眠逢人隨口誦逐句費心箋
獨露當陽劔勤加最後鞭句新詩有眼琴古韻無絃
曩者官聯署同時客寓燕效顰徒豎指失利在空拳

射虎雄隨廣飛丸富逐媽駑蹄虛翦拂朽質謝雕鐫
離索竟誰訴蹉跎祇自憐法仍慙白白講已罷玄玄
金鑄司倉佛舟懷郭泰仙願因風力厚鍛翮會飛騫
禪心端合一生休偈價真堪萬死酬虛有身形似腰
鼓愧無手指發篳篥謾繙小本華嚴論爲送新涼葉
落秋頂髮欲斑除未得祇應枯瘦擬比丘

陳侍御西湖庄

名場羨爾一身收墨詔新銜拜醉侯艇子舊裝蓮葉
樣吳兒殊有串珠喉輕輿軟逕花間馭晚翠朝煙水
上樓我亦清狂公記取十旬三度淨慈游

送詹生

了無經術只甘眠且免門人笑腹便隔歲豈堪繙舊
曆廢琴端爲發新絃低頭我已推東野高足誰能似
鄭玄莫惜湖亭斲時語夜潮偏送上灘船

孟節婦

禮卿
母

晦月失陽光死魄終不盡不如作雙星化石同時實
青衫霜雪髮倏改如雲鬢剝檠春膽和辛勤爲兒忍

書燈照機杼心苦聲韻窘金風悲蟋蟀艸露弔蚯蚓
樹枯生意盡會看發芝菌何以況古人軻書宗也筍

題李髯雲峰圖

但寫雲峰意自閒不須重畫幼輿顏君便是雲君信
否不然何苦愛游山

西湖圖

李髯家西湖傍

從來對景不挂畫此地未宜張此圖不若贈余山館
去好尋煙柳憶西湖

迎雨謠

江鼃背穿井苔死旱蓮開花仍結子

俗云旱蓮草生水濱輒旱及結

子始雨 水車啞啞龍脫骨夜半蹋翻老鴉尾山農叉手

眼出血心死向神土泥活廟祝村巫語晰啁兩瓣笏

坯顛倒跌西村太尉東相公靈輿交戛鑼鼓雄走僵

鷺老顛倪童布裙拖竹旂颭風神言天怒山鎖龍力

緜位下閣難通零雲剝雨空虛中殿脚子孫異所翁

各爲乃子身相攻秋雨薄薄分牛脊攘雷剽電相寇

賊神戈鬼仗雲間格畫馬驟驛汗流壁截分片雲如

裂帛屠牛烹豕謝神力醜酒沃田田亦濕

端午日無念師二詹生吳生同集齋中偶看坡
公汁字韻詩戲效韻五章末章呈似念公

吾聞嵇阮儔頽然嗜米汁呼酒如救焚五斗未曾濕
清言多妙理往往酣中得不知三閭公沉湘有底急
有如雲間鵠而視池中鴨覆載豈不宏愁人眼空羸
園芳延令節安石榴花赤秫米煮菰青菖蒲兼酒白
酒爲濡吾唇花以華吾幘行從漁父歌一弔孤纍泣
醒魂老更苦澆酒箴其缺今日良宴會坐有千里客
願客醉勿醒醒後憂來集

其二

當暑思峨眉千年藏雪汁積冷冰齒牙一想枯喉濕
欲往隔雲巘玄漿寧可得譬彼越人游不救溺者急
況我困喧隘有似失水鴨氣濕地更潮雲昏天欲羃
賓去稍自便襪解脚暫赤旣滌越窰青還尋雪芽白
手煎不辭倦未用籠頭幘水火已應候快聽蒼蠅泣
悠然起遐望青山到牆缺顧我有好顏真成主與客
疎篁復解事簌簌清風集

其三

榴嬌乍頰頰柳暗初流汁湖南去飯牛飯飽牛耳濕
炎景困騰騰嘉賓來得得同欣節物換再歎流光急
艾葉巧成虎沉香微吐鴨開軒去屏障獨許庭花翳
越酒苦醲醲落瑣珊瑚赤家傳蘇氏方頗類吳中白
豈徒側君弁歡賞行墮幘連槽瀉春溜幾夜糟牀泣
餅壘幸未耻杯勺豈愁缺主人不自謀醞美真爲客
莫厭園蔬貧明朝肯來集

予家造真一酒色味似三白

其四

生平食字飽渴飲松煤汁共壓強韻詩思苦筆未濕
紛如舟競渡紅錦志先得勝事出危險好語生迫急
每愛孟東野銅斗誇射鴨雖無壯士懷幽韻寫蒙羃
飛情高鳥墮洗恨遊魴赤不獨吟者勞聞歌已頭白
伊余亦何事肩聳髮去幘胡不日中眠強效寒蟲泣
靈均去我久風雅道漸缺我欲拜低頭誰是詞壇客
何當喚韓孟去作城南集

其五

學道如癡狗銜枯苦求汁悟道如涸魚登陸徒响濕
空虛無片段豈要論失得跡在電猶遲鋒馳箭非急

多言祇自困，喧呶亂鵝鴨。夸足走踈踈，勞睛花冪冪。
吾師無寸鐵，應敵雙拳赤。摩壘大鼓幢，摧邪老韓白。
而予本刁士，枯木冒冠幘。蚓有無腸歌，鵠有無情泣。
雖然共居諸，且不受盈缺。從師莽浪游，非主亦非客。
眼看曠劫事，一會靈山集。

復用汁字韻送幼美兄之金陵

牛車喘斜月，白汗如翻汁。憐君遠行邁，犯此梅雨濕。
吳船木屐樣，腰脚轉難得。且共汎清泚，湖風解拘急。
荷涼淨窺鷺，蒲短嬌眠鴨。青空淺色畫，綠縹深重疊。
請看堤柳外，別有飛丸赤。黔爾無須臾，改爾韶顏白。
况當禮法地，趨蹌困中幘。而咏蓼莪詩，熱眼枯行泣。
行矣慎風露，清懽願勿缺。寧從彥道游，勿作田蚡客。
東林儻可依，好共宗劉集。

題湛然禪師像

一曲琵琶天下奇，朱簾繡幕捧蛾眉。直教笑破崑崙
口，幕裏紅粧是段師。

登羅巖山菴有清隱額是劉文成公所題主人
指畫下方甚辨

清隱誰將記往年壯遊我欲抱雲眠驚頭直下橫吞
海鵬背蒼然倒看天石頂芋肥饒佛供古潭龍老護
僧禪酒間指畫煩鄒衍爲道齊州那點煙

蘭芎山 山有葛洪丹井汲之有藥氣

飛欄跨閣蹟俱陳嶺翠江光興亦新丹井汲雲香帶
藥斷碑嵌壁蘚生鱗僧閒自打鐘迎客路穩翻嫌杖
累人怪底雙眸清不寐幾番湖海浣灰塵

過日鑄嶺

是歐冶鑄劍地歸田錄稱日注草茶第一注即鑄也予舊有十居之志茲

始至焉山寺久廢僧徒二人

十年聞勝地及見過於閩蘿葉遮泉眼松身上石筋
狃分朝暮果洞老古今雲舊寺千盤裏僧田薄可耘

其二

小住寧論歲幽居勝事牽春雲裝紙碓

山人多載月造紙者

買谿船厓石閒留記園池暗引泉前坡驅犢晚竹篠
可充鞭

其三

寺廢餘僧病基荒記佛埋龜趺蹲澗草虎嘯撼門柴
無地開朝講租田給午齋布金貧未得爾我願何乖

予許買山後為復寺

其四

臨水不忍漱清言憶子荆指虞仲也詳見傳中棟松開墓道菴
草傍新塋調苦憑琴怨詩新托夢廢此生差不愧胤
弟點為兄

其五

黑林魁一足陰嶺虎偏蹄窰戶尋猩語山深處皆造窰燒炭巢
民伴鶻棲岩回全隱路石墮未妨溪愛僻真吾病攜
鉏築崦西

其六

近浦延花舫沿山僦草驢前谿應潮水後曠到精廬
林愛一枝鳥盆游千里魚蓋頭茅幾把可號野人居
其七

嬾許黃生並狂惟袁子真可憐虛白意猶傍軟紅塵
溪澗裁羅淺篔簹種紙春山人以竹為紙欲將雲寄遠雲亦

戀吾貧

其八

飛遯高賢事藏脩拙者能未應違俗好聊以遠人憎

古溜泉穿石枯松葉換藤只愁深谷底直欲改高陵
其九

冶氏去已久山山如劔鏃過雲愁破碎飛鳥敢翱翔
吾欲拔之舞收將囊底藏星文翳衣袂却似有身光
其十

朱門不肯顧目望高天霞鹿性常思草蠶房只課花
糞畦收豆稽開地種脂麻漸曉農桑理傳書王老家

王氏
農書

其十一

醉翁遺錄在佳茗舊來諳摘露先朝日

茶須日未出時采以收露

氣 炆煙入晚嵐竹鑪煎活火藜杖掛都籃儻許吳僧
住寧將顧渚慚

日鑄嶺聞畫眉

有序

過嶺稀見餘鳥惟聞畫眉而已山人言此鳥各占
一山頭其侶過之必苦鬪自來無共棲者予異其
質似嫵媚而志甚貞果爲咏此篇

屯雲飛不去百羽何繇住畫眉豈凡禽獨叫山頭樹
一山占一鳥餘鳥不得覩賈勇日求敵似恐奪其處

煙霞剖同域疆土成異據遠黛媚纖妍嚶鳴寫深悰
留侯氣雄特姣好疑婦女羨爾嫵媚姿猛志紛難禦
豈同尹與邢專房巧忌妬將如巢共許牽犢遠辭汗
田仲離母兄避地甘堅瓠謝諷絕儔黨風月纔到戶
考槃獨寐笑孤竹鄉人惡有目視霄漢肯爲俗物顧
有耳貯清虛每怕人聲遇此鳥是其魄孤貞亦遺趣
爾爲高遜物予少人間務逝將從爾居畫眉慎勿怒

東山

竹梢藤蔓冷僧扉門外蒼松忽減圍

舊多老松夾道近爲人伐存者

皆斲藥更誰悲遠志摘花猶得訪薔薇落潮漁艇晚
穉初閣上浦風帆健欲飛絲管暮年陶寫盡謝公何日
復東歸

夢中得首二句醒後足成之

行藏自笑只如蝸局曲形骸角兩叉屋舍隨身聊爾
爾文書篆壁強斜斜呼牛謾逐傍人應殺敵虛聞二
國譁莫學升高便枯死且留涎沫一些些

再至日鑄用前韻時卜地往

緣岡逕轉曲如蝸童子猶能記路叉紙竈遺燬煙溪雨

閣猿枝裏地竹風斜青鳥白鶴原知安繡嶺丹梯不受譁我亦埋憂仲長統鑿頭邊事更無些

寒號蟲惰鳥冬毛脫凍號達晝夜稍煥輒鳴曰
得過且過鳳凰不如我

富勤不如賤惰健趨不如病坐斗牛垂玉六月千人
萬人賀不如寒江夜雨一簑睡足漁翁臥不願釣頰
微紈飽食勞薪炊但願慢吞細漱澗底安流餓寒號
蟲毛羽離裊風雪大嘴禿聲嘶舌號破雪應會消風
會任安能一枝兩枝暖日和風作音寒號蟲鳳凰不
如誰得那勸君可過權時過

信天翁水鳥不能捕魚每拾魚鷹殘餘食之

淘河素唳寬似栲栳淘得河乾吻先槁鷓鴣繫頸青絲
繩啣取魚鮮爲他好鷺絲兩脚竟日挿饑餓不飛愁
欲倒鷓鴣鷓鴣恣噉啄魚網鳥羅誰得保翁翁信天
莫嘲咲拾得餘腥意堪飽

鴉鳩拙鳥而鳴無驗俗云晴鳩叫晴雨鳩叫雨
橫枝不橫豎不豎結構不成翻墮樹寄言喜鵲休笑
儂早晚去時儂得任憐伊精啻啻太饒舌他喜何關相

報語不如老鳩養子出窠逐婦鳴晴時叫晴雨叫雨
懶婦魚也一名饞燈炷其膏照歌舞則明照紡
績則暗

懶婦愛懶水底居肉充脂盛脩且腴烹銀液玉冰雪
濡流膏十斛柔如酥化爲紅燈懶不除偏宜繡閣紗
籠俱鳴瓊覆白鋪氍毹纖腰利屣飛長裾花光泫露
月照除此時紅燈百丈餘開花吐蕊如芙蓉惟嫌鳴
機併緝繡女紅刀尺文史儒地鑪火灰冰咽壺寒膏
半凝意不舒短檠挑焰一寸無白蟬陸處狀屬魚悉
宰紙間餐墨枯腹無半字名嗜書開函見人羞欲通
我生人間百事疎對卷似智掩卷愚號曰懶夫何乃
迂雙瞳不識粉共朱試搯魚油點眼珠願雙瞳子饞
燈如

鳴性愛單棲

伯勞

獨宿暝燼寒多情愧紫鴛單飛春月曙宿命欠紅鸞
遶樹非連理啼花謝合歡前身清淨侶縛律護僧殘
流離鳥也幼好長醜

流離之子毛羽佳出柳姣好音哇哇父憐母惜口哺

食丹山九鷄安足儕、誰言長大妍醜、換昔何熠燿、今
何乖柔荑、嫩柯不自保、一朝砍碎成枯柴、流離之子
鳴聲哀、哀匪莪莪作菜、

一日復一日

一日復一日、一時復一時、形容日已枯、氣力日已衰、
惟有心脾存、頑劣如童兒、得餐亦復喜、失歡亦復啼、
猶能聚沙戲、而逐塗羹嬉、嘗聞丘里言、生如牛没泥、
三十行及膝、四十腰脊齊、更過五六十、滅鼻徒悲悽、
及耳耳爲聾、及眼眼爲眯、雖然露兩角、戢戢何所爲、
奚煩到北邙、此理良易推、君看渚中行、豈有却出期、

久麥

久麥化蝴蝶、蝶化寧自識、翅粉漸淩亂、鬚嘴好粧飾、
無端夢爲周、誇言大鵬翼、著書一何困、矢口談道德、
當其夢覺時、栩栩亦暫適、莫信夢中言、前身一腐麥、

嘗新酒

寒雲漏日遠、山光甕酒新、沉與客嘗、山解青青如屋、
裏酒雖薄薄、勝茶湯、穿波何處槩、牙噪啄雪初來、烏
嘴僵、麩火幾星灰、尚暖憐君無事、且深藏、

咏晚鴉時新安程生坐

寒鴉作團飛，鶴轟口喑不噪。以羽鳴聲如猛風，吹屋
傾來無約期。令我驚仰面，乃見滿天黑。暝色駸駸飛，
意急殘雪糝頭毛。尚濕寒雲壓背高，纔尺欲數翻愁
過眼疾，猶有追飛餘。幾翼聽之無響數，可隻筆凍手
閒天閨寂。晚景句奇稀，賞識新安壯士好。腰春爲君
繡此寒鴉集。

題畫竹

草非草木非木，畫復非畫。墨法足筆如秋原落，輕鷗
蒼寒百丈鴉。溪縮視之墨耳意，乃綠四竿五竿如萬
玉。可老坡仙森在目，我不識畫頗識竹。題詩上方添
爽颺。

戊戌除夜

淚燭黯將滅，啼鳥耿未眠。暗風吹濕夢，夜雨忽連年。
其二

長年年夜意，儉歲歲朝人。惜曉雞能懶，添更雨解頻。
其三

悲涼已恨魚銜索，荏苒偏驚鼠齧藤。總使春風百回

度寒崖祇會老層冰

其四

杪歲一旬都入夜

越俗自二十至除夕通稱爲夜

行年四十豈關春

惟應舊日香燈社換水添花稍較新

幼美兄以所藏唐伯虎七賢過關卷戴文進長江圖見示而唐畫特精妙將令爲歌詩系之翌日唐卷亡去不勝惋恨作此解之

虎頭妙繪具靈變僧繇點龍破壁飛唐生近代亦隼手神物刁化能似之藍關一圖寒色淺半軸生銷珠

百輦吾兄寶惜廿載餘愁疾時時試披展霍然疾已愁爲驅若若零埃順風捲紫檀作匣錦作裏好把深重貯妖變生平秘惜肯輕示惟有香罏見開卷邇來愛予好詩句斲出齋頭欣賞屢觀者各神竦主人每矜顧至寶畏宣揚繇來鬼神妬浦珠竟奚往吳劔俄飛去主人儻恍清晝眠叩門七士來儼焉鬚眉瀟灑宛舊識冠服古制非今賢是耶王摩詰非歟孟浩然魂驚夢醒月墮屋雲散風流雨絕天故交訣兮遠塞美人隔兮重淵睠泉石兮如在懷清賞兮長捐君頗

憶昌黎之記不吾術之詭能使亡在而去留窮毫端
之慘澹開絹素之颼颼景逶迤而似矚趣崖略而可
求山經寒而添爽溪含凍而微流牛掉逸而蹄瑩馬
閒適而神適平頭下走皆儒雅何況連翩乘騎者標
格雖同意態殊仙子羣遊鶴飛野矯首似望低似吟
興在溪橋風雪下或如吟苦韻未續形貌摧藏意難
寫或如句得神氣盈想見揚鞭快捶馬樹古崖深石
路細故作迴巖增遠勢一馬躑足險欲逾一馬盤身
進仍避雲開已見山際關樹杪應藏關外寺山到關
頭皴法換稜骨孱顏勢奇悍臺閣高寒雪意濃馬蹄
犖確人心憚前騎回頭後轡遲來者如追去如喚當
時七士雅能詩維也虔平兩畫師鄭公落筆王公賞
妙蹟淋漓今豈知唐子丹青亦補亡虎賁聊得似中
郎君不見宣和萬軸都如燬世事盈虛豈有常

春雪

眼看春事入溟濛篝火煎茶草閣中水色寫天如淡
墨雲陰闢雪帶輕紅疎花點袖初凋瓣春雪少老竹
六出者揜寒故出叢記得漁篋詩句好棹將殘酒去湯風

其二

犯寒先報數聲雷，待約還停遶屋梅。非時雷後時山梅花皆雪候

靄漸沉驚密密，雨絲初送轉皚皚。戲量曉砌攜筇步

欲試春粘著屐回。春雪粘屐行多躓湖水如粧景如畫，可堪

癡坐畫鑪灰。

雪消

柔姿能耐幾時消，況是春來臆後飄。曉幕薄寒飛旋濕，夜窻多恨滴無膠。風前趙女愁堪訴，老去顏郎鬢易凋。惟有山梅解相惜，深崖鐵榦鎖冰條。

予年三十餘無鬚，近方十餘莖而長不滿寸。遂有一莖半白者，哀其生老同域，戲為十一韻。

中年懼天宦，鬚長但如眉。鬚鬢略可數，十莖稍有奇。秋草生非時，秋霜行被之。嗟爾出土芽，迺有如銀絲。烏白雛時頭，聃老胎中兒。始聞頗驚恠，細撚反自怡。請觀少年死，何妨黑鬚髭。貌生欲其壯，貌死欲其衰。他年影堂內，好稱枯羸姿。芭蕉不及雪，寫雪良已奇。吾意不及老，聊吟白髭詩。

百衲羹 杭僧碧暉集蔬果為油飪甚美以其多物而成於僧手故曰百衲

水洗麥塵凝其然豆珠腐菰首帶苗青芋魁環子處
栗肥新去皺菱老方辭渚婺州玉葉蕈越嶺龍兒脯
瓮雞鮮勝肉土酥嫩如乳豆飽未經霜瓜垂初過雨
樹妖僧耳白菜異猴頭聚珍分海若髮藥斲山公股
胡餅團月擘雪粉素絲縷椒以持紀律油以合儔伍
初如在懸樂金石各異部終焉八音宣笙鏞集鼗鼓
杭僧碧暉叟心閒面皮古爲齋齋碧暉齋還碧暉煮
水短只數掬火活聊一舉伎妙手欲飛香聞涎合吐
須臾火事畢衆目屬登俎風雨捲盤筵千矛亂雙筋
久疎何氏肉腸枯旱時圃暉乎如可留吾將漑其釜

越人號醃菜
爲甕裏雞

贈錢塘王生參軍淮陽

王家子弟舊衣冠白晢鬢鬢玉一團厭看西湖三月
錦黃流楚雨聽風湍槽蘆搗鱸河魚賤蒜酪沾槃北
麵寒莫歎官微戎幕冷淮安端不異槐安

白鬚

自燃冰霜一寸髭衆前誇道老容儀少年側室今成
媪欲添銅鑿媚阿誰

其二

西國上人言類鳥也能笑我面如閻試拈頷下呈伊

看老監應無雪樣髯

偶過自塔寺有鳥思藏僧二人見予自語詢之云此位是寺人

耶

放生詩十首書王董父慈無量集以凡百畏刀

杖無不愛壽命為韻

人生事腸腹及與口舌三二但取飽軟一乃司吾饒
萬錢飾盤筵殉此徑寸甘下咽了無知理與木札兼
晚食美葵蓼甚饑望壘鹽徑寸況易欺胡當信其婪
半鬻償一身債主真不廉人羊須臾理請君觀其凡

其二

毒董烹肉肥利刃藏魚窄魚肉豈不美智者走弗食
吾有萬世患鰲以取一適七箸成戈矛操之還自賊
君看筵几上怨敵常繞百食肉作董觀斯言心可刺

其三

介盧曉牛鳴冶長諳雀噉吾願天耳通達此音聲類
羣魚泣妻妾雞鶩呼弟妹不獨死可哀生離亦多嘍
閩語既嚶咿吳聽了難會寧聞閩人肉忍作吳人膾

可憐登陸魚，險噶向人誇。人曰魚口暗，魚言人耳背。
何當破網羅，施之以無畏。

其四

挾弩隱衣袂，入林羣鳥號。狗屠一鳴鞭，衆吠從之囂。
殺機翳胷中，粲然若懸杓。吾聞螳螂蟬，能變琴者操。
至人秉慈尚，虎象焉足調。因果苟無徵，視斯亦已昭。
與其噉羣生，寧我吞千刀。

其五

從事愁見拘，波臣苦遭蕩。蝸氏羣處囊，悲鳴更相杖。
寄書已成悔，見夢徒增妄。數錢贖爾至，縛解羈囚放。
困極勢未適，蘇餘氣仍壯。銜恩未忍去，故作三回望。
何方絕網釣，何去保無恙。感激見深衷，遲疑抱遐悵。
贈爾金口言，努力此迴向。耨水具功德，蓮花好安養。
微施豈懷報，往矣慎波浪。羣蛙猶有情，鼓吹西牕傍。

古今江鱉名

河泊從事

其六

昔有二勇者，操刃相與酤。日子我肉也，奚更求肉乎。
互割還互噉，彼盡我亦枯。食彼同自食，舉世嗤其愚。

還語血食人有以異此無

其七

吾聞豐坊生赤章咒蚤虱蚤虱食幾何討捕況已酷
借問坊食者還當咒坊不弘恕聖所稱斯言非佞佛
其八
生物不可食熟已過時敗生既嫌腥膻敗時仍臭穢
腥穢君所知胡爲強吞噉水火司味香口鼻成災恠
如蠅穢中育還以臭爲愛及其生子孫居然臭穢內
坑園難久居蟲乎可爲戒

其九

豎首橫目人豎目橫身獸從獸者智櫻甘人者勇鬪
悲哉肉世界奚物獲長壽一虎當邑居萬人怖而走
萬人俱虎心物命誰當救莫言他肉肥可療吾身瘦
彼此電露命但當相閔宥共修三堅法人獸兩無負
其十

食肉或有墨食糠反肥盛薇蕨雖苦饑甘脂亦生病
我痛思彼痛彼命如我命勿憎質直語質語應易聽
與季豹遊雲門

叢竹生鞭晚稻齊石橋重訪古時題
谷雲未出俄成雨簷瓦初鳴已漲溪
日氣忽穿殘蜺斷亂山翻在夕陽西
秦碑解讀隨君讀苔磴從高不濕泥

梅季豹見訪同爲雲門禹穴之遊詩贈其行

白葦黃茅都一槩蒼松何意入雲栽
練江秀句今如謝橄欖餘甘舊屬梅
溪閣熟眠秋到寺石亭壯觀雨兼雷
憐君醉後談能勝倩取湖光爲洗杯

秋日陪黃雨石大行游西湖賦贈

勝踐阻深幽奇探每重繭惟有西子湖
波光近於眼城頭粘翠浪堤尾銜青巘
浮居酒舫寬臥進人輿軟曾靡高深懼
而備登臨善如君夷曠士一遇盡誠款
高談露齒齟往往掛肝膽豈不重深衷
佳句正在淺三陪煙艇月屢赴招提飯
山姿幾明晦溪態巧縈轉卽遇謂已盈
淹留興逾緬如君美無度冲抱出平遠
幽憂渝宿好三歲跡如鍵相從把芳醕
疲疾獲所遣一題高解元冊

匪蘭永懷

自我廢篇咏四百八十日霜鳥翅折口欲暗豈暇睎

嬰哢春物有鳥曰精衛悲鳴東海旁酸風吹聲到耳
畔令鳥口血未滴心氣傷一啼復一滴點點暗成字
一叫復一吟聲聲似人語孤兒夜半心啼鳥庭前樹
字字譯之語語傳傳爲海上高君篇高君悲匪蘭伊
我亦罷蓼昨歲曾作流離詩其詩非詩過於哭今聽
高君言君心我能睹富兒嬌他嫗貧兒縈父母好兒
作父弄病兒費將護兒眠父不臥父藥兒更吐但啼
苦兒口不道爺心苦齧指爺命不嗔所痛兒未乳讀君
如許言使我淚如雨念我幼瘦劣多病少安愈及長
見憂憐長令父懷楚父病我則卹藥療多莽鹵恨恨
數往責恨恨失今補以較施報間千縑於一縷立身
良缺漏作事慙仰俯常恐隕先猷聲光化爲土君真
國香種子也維稗穠因之寫哀歎短韻寄長憮

織哺恩斯

兒欲乳母方織三日五匹兒不遑食母方織兒欲哺
寧斷我縑忍斷兒乳兒長及機母力劬待持夜織爲
兒麋兒隨母旁織且讀旁有釜鳴麋就熟長跽向母
母無苦看見織文巧於組文成五采飛上天嗟母不

見眠下泉

幼美唐寅七賢過關卷偶失去予作詩解之亡

何復歸遂書前詩於卷併有後篇

吾兄寶斯畫令我韻其尾畫亡有餘恨題詩為昭酒
當時訝詩意頗與畫趣同去畫不可見見我詩篇中
兼亦寶我詩二寶相雌雄一潛一在匣每有精光通
新篇為召呼果與舊物逢一笑獲其耦畫反詩無功
詩長更疎缺畫短窮纖濃乃知有聲詩不及無聲工
移珠已復還往壁猶未碎辛苦宵人握襪理損脂膩
將無煩七翁顏面亦微頓四馬蹄不停兩牛鞅未稅
乍至恰如歸方睽頻願噓挑燈話無恙尊學聊問慰
雪深關路迷翁其安篋笥

送僧圓知還毘陵觀本師

嘗任天台古釋籤岩注楞伽經予為之序

古洞見今隱新文生舊籤鈔成逢寺施律苦到詩嚴
愛客每分座論山時捲簾頻行惜攜手湖月正如鎌

其二

圓知是笑岩禪師法孫

能行笑巖令不愧笑巖孫破裊曾藏鳥中餐更養猿
心空隨世法願滿答師恩莫以文相揖名言久欲吞

贈僧支芻二首芻嘗結卯天目山悟松下遇大雪
雪瑠璃火滅餓幾死山中苦寒五更前尤不可
忍其言云然

天目最高層雲開見定僧閉門于丈雪寄命一枝燈
半夜每枯坐雙趺如抱冰吾師辛苦意慚愧老盧能
其二

祖師雖幾極有口元無舌借問住菴人菴中誰死活
門外黑風翻茅菴緊上關吹殘峰頂月捲却案前山

白塔寺晤葛景文

有序

葛景文丈宿白塔寺遣信約予兄弟往會詰朝拏
舟往而景文已行後二十日天目僧支芻過齋中
相與泛湖憇寺方飯而童子報景文適至相見喜
甚因邀與歸舍以其會合之奇也遂有此作

昔愴良會乖今逢非望始聊攜清淨僧去弄潺湲水
魚鳴野寺飯鷓過高人起誠願忽以諧將無藉神理
機緣禪子歎奔迸童奴喜迎拜互攬袂歸舟已焉止
蒼顏七尺瘦杖策高過耳平生無妄詣所詣必名士
伊予年輩微而君風韻美荒院稀人過青苔見君趾

是時朱夏半，穉竹數竿紫。掛幘影屢翻，移尊蔭逾委。
晝漏無短籌，清言有延晷。脩剗與小年，斯言信非侈。
與景文夜泛歸舍

坐深真永日，交晚是忘年。意愜涼侵暮，人歸月滿船。
伊蒲貧士供，蔭葡萄道人禪。幽處苔難埽，翻憐竹影妍。
觀友人書壁二首時大雷雨

援毫與眇冥，風雨颭然驚。龍欲排牆去，雷疑破柱爭。
竹簷相對潤，茆宇遂留名。野客頻停棹，焚香字字評。
其二

心手忽相諧，閒中飲興佳。萬蹄看斫陣，一字可名齋。
客悟曾觀劍，僧評許折釵。從今眠坐處，不離蘚紋階。
贈靈隱僧

稽留山下寺，客到每稽留。僧定年年夏，蟬吟句句秋。
泉新雲護笈，峰午月生樓。不獨貪名賞，兼憐茗事幽。
其二

快晴真爲月，驟雨更宜泉。吠蛤驚來客，鳴蜩急晚天。
清詩難抵供，高論未妨禪。一榻茶煙底，聊償熟睡緣。
其三

司倉吟裏佛桑亭茗中神詩律憐吾減茶動到爾新
著經今日異鬪品幾山春儻問西來事拈甌舉似人

勝公煎茶歌兼寄嘲中郎

中郎嘗品茶云龍井未免草氣虎丘豆花

氣羅芥
金石氣

銅鑪宿火灰初暖旃檀半銖芬氣滿須臾斷續一縷
青纔有香煙意全短勝公煎茶契斯法兔褐甌中雪
花白火文湯嫩茗乍投已具味香無有色蘭花色淺
趣已殊況堪老作鵝兒雛佳處無多在俄頃趣飲敢
復留羸餘公安袁生吳令尹未解烹煎強題品杭州
不飲勝公茶却嘗龍井如草芽誇言虎丘居第二彷彿如聞豆花氣羅芥第一品絕精茶復非茶金石味
我思生言問生口煮花作飲能佳否茶於花氣已非
倫淪石烹金味何有歇菴道者山澤癯發光泉水煙
雲腴飲罷身輕意冲舉夢爲白鶴雲間徂燕中大餅
如截樹生乎啖之齒牙敝何時一碗沃爾腸勿作從
前易言語

石佛菴

松間二石佛傳是千年像日日苔蘚滋看看佛身長

白衲菴

何年白衲頭、住此一菴古、山中鍼綫無、惟將白雲補、

金銀沙池

兩池如兩目、雨後轉澄澈、可憐清淨眼、底用金銀屑、

丈人石

石羊已可呼、石田當可稼、吾從石丈人、操筆復扶耜、

過何泰華園分韻四首

花事殊堪譜、魚羣似可名、涼風吹蔓影、急雨打荷聲、
清簾便慵臥、朱欄傍晚行、嘗新比泉冷、重爲煮沙瓶、

其二

今日何園句、能無憶少陵、迷人寄生酒、匝地月支藤、
蓮褪魚吹粉、苔深石減稜、軒窗隨面面、寒竹影層層、

其三

碧網雲總裏、龕藏古佛尊、金容開紫磨、鑪氣裊清溫、
玄度當年宅、祇林再世園、憐君鄰並地、蕭許可重論、

蕭山祇園寺是許公宅再世蕭公事

其四

池合繁垂柳、林深長栢圍、夏蟬終日聚、昏鳥異方歸、

竹效新施粉魚多舊賜緋葦間吾計足釣艇晚堪依
贈地師周心水

自愛名山入剡中多君風尚古人同南條氣槩千年
寔往代悲涼六帝宮路入斷雲經犖确時臨野水辨
崩洪畫龍一倍堪時好莫把真形惱葉公

送恒齋叔之官吉州

有序

恒齋叔弱冠辭家客上谷以戍籍試補弟子廩食
三十載不得志就幕職吉州詩以祖之吾宗派於
潯陽扁舟經過試尋所謂栗里者弔之而嘉靖中
族父新岑公故吉守也到郡後訪之父老必有能
言其惠績者無墮素業無沫先猷是在今日

卅年抱筴真磨鐵半組榮身喜佩銅江上遺民談舊
守柳間墟里問家風籌邊壯志行遊日趨府英名坐
嘯中聞說青原餘社在擬將心地叩思公

送相者金生詩二首生嘗謁先公於江州見予
孩抱中今四十年矣

黃襪翠祿繡垂膺此是東林定裏僧君到江西勞問
訊只今誰炷塔前燈

其二

相從石畔記前生，四十江州夢裏程。
身似寒蟬抱枯蛻，逢君重問舊啼聲。

贈某簿

名賢多吏隱，爲眺越王臺。
棲棘嗟高羽，勾稽得勝才。
薦疏楓陛去，轉餉舊京來。
戀別渾無計，新詩滿篋裁。

贈王廣微

一種青山色，如君識者希。
烏經隨眺覽，鶴骨易翻飛。
秋圃宜梨紫，圍田晚稻肥。
男兒多遠興，莫只戀牽衣。

四月晦日泛若耶至雲門寺以起坐魚鳥間動

搖山水影爲韻

兩崖十里蒼筤根，中藏一溪雲月髓。
嫩粉生香筍出林，老枝壓地花成米。
溪上老翁撐竹船，摘米炊枯弄清泚。
月下何人見往來，惟有山猿同坐起。

其二

結葉垂花老檉臥，四山無風午剛蹉。
板花蔭葉橋畔涼，葛屨生衣安穩坐。
田家初飽麥上場，溪雨新過水推磨。
林間起步餘睡清，青梅滿槃雀卵大。

其三

五雲山前盤古樹，曾見前朝老謝敷。
六寺鐘聲何處盡，僧殘惟有粥呼魚。
筍天已過麥地瘦，一飯山廚鮭菜無。
青鞋布襪客何意，擔水揭揭來澆蔬。

其四

夏首新熱葉氣蒸，細路危橋得幽悄。
橙樹成林已快人，況有鳴泉覆深篠。
松髯石髮雅能淨，竹穉鳥雛憐最小。
何時一牀臥僧閣，飽聽凌晨醒來鳥。

其五

凌辰理策來山間，落日尚紫溪上還。
上灘下灘魚鳥恠，應道山神嗔我頑。
秦皇昔留一片石，何人爲摩莓蘚斑。
山頭咫尺隔雲霧，況聞鵝鼻高孱顏。

其六

雙溪港口泊幽夢，石帆山下朝炊動。
荒村客到松鼠奔，小市人喧竹排重。
我生百事松上針，雖有寸長何所用。
石田千畝雲外閒，去採靈芝爲君種。

其七

片雲隨脚僧打包，片月隨肩人負樵。
若耶雲月天下

少扁舟撥水連山搖人生兩足奉一口一餐易飽吾
將遨禪扉無人白日睡山雞告午鳴嚶嚶

其八

張公竹樓風與關錢公廢居生茅管麗句亭亡真帖
去誰將好事開吾顏四垣生衣憐佛舊一貧到骨衰
僧孱雲光晃然忽變現天意似與聞人山

其九

山無雲氣水不鳴是山非山水非水生平愛水惟愛
聲每聽鳴泉心卽喜雲門一溪遶襟背面面僧坊筑
聲裏山空月出長松前洗盡卅年非譽耳

其十

赤日漸傾氣漸冷斤竹林疎墮峰影前村虎跡枕來
大正晝斷人生境靜田家決渠溪爲濁野筏隨流勢
何猛秦山向人足回換仄看成峰橫看嶺

贈澄公舅

口中無齒語音訛猶倚村童一曲歌桔槔掛壁機全
少拄杖看雲興每多亥字我因知絳老者年君莫皺
恒河白鳧黃鶴須臾事試向澄公問若何

送王君之官淮安

河水萬里渾淮水千尺清兩水同到海清濁還分明
好向蓮花幕無忘桂葉榮

其二

君住東山陸日把東江釣身是謝公鄰門過子猷棹
忽作府中趨懸知坐中嘯

送智父特倩二孝廉都試

何物趨人丞相史男子張君附之耳諸人自敬尚書
郎正復非關何氏子淡墨斜書三四字鄉里小兒走
失氣金鞭一尾踏花行春風吹動長安市歌舞排場
君自見場上疲勞場下羨愁君修組纒閒身輝光付
與鄰兒看龍尾街頭我亦曾祗今癡鈍似寒蠅天台
道士時相識也羨垂天賦大鵬

三賢詩

有序

滇右吾劉公知紹興誠懇慈愛郡人士安而懷之
而山陰尹蜀郡楊公會稽尹吳郡翁公一德同心
實均厥美論者謂吏治之盛先後罕及也庚子冬
將上計京師峯齡於其行采民間歌謠爲三賢詩

五百字以獻

東揚海壖國潮清日春撞錢塘爲長雄帶以東西江
厥宅有三山種山居中央左戢而右龜煙雲所起藏
三江何縈紆三山何低邛山腰擊大鼓阜蓋朱轡雙
朱轡者伊誰貌瘦眼有芒共云劉寵孫重佩太守章
太守坐廳事羣吏爭踰踰中有二尹賢二尹翁與楊
清心等無疵盛德俱有望金石同懸鳴椒蘭並畦芳
兩肢而一首一首復一腸兩騾而一綏共作千里行
照人似三春暎物如三光久者踰三年近乃一歲強
父老謂日邇老胥言已長老胥祝蒼天官何意之涼
官如高樹蟬吸風理則當令我地下蚓不飲濁水漿
官卿而復公爲當顧朝常吾儕日何營飯薄衣無囊
願官歲遷秩勿復留此方父老祝蒼天胥言何不祥
少年事官府髮白而齒黃常言府縣尊上或無戾王
老椽如老鴟伍伯如饑狼官府總慈愛狼鴟列兩旁
何圖公堂中今更坐爺孃不聞官叱詈不見官吻張
有時遭決罰罰薄無瘕瘡仰頭睨官面官面翻見傷
豈無隸與胥植立餓且僵鴟狼勿多嗥今乃爲縣羊

曩者捕妖人僉細乘時狂赤舌或燒城訛火將焚岡
官能靜其紛制使燎弗揚日雨而獲雨日暘而獲暘
吾民固無知乃爾動穹蒼向惟虞歛收茲乃憂無箱
薰風長萬物靡草萎如霜農夫務滋苗莠反謂之妨
龔黃萬人母羣小乃非良甚知郡僻小不足淹吾公
叶所願 天子聖借以殿此邦兆庶獲和理寧爾胥
逢殃明年大述職聖人處明堂飛鳧去翩翩征隼何
煌煌黃金鑄裏疏錫以酬庸功叶 太師采聲詩聽我

三賢章

夏日過韋園

赤日來郊坰每與勞人期清風避城市常爲靜者私
瘦馬出郭門草香旋生蹄幽尋無廣途驀此田間蹊
團團十里陰中藏古招提前林在何許已覺林蟬嘶
顧影私自言息爾良在茲禪居亦已雄萬木如登陴
積晦耿晨鐙餘青吐朱扉深柯藏靜風露葉留晚滋
芳條欣可攀豈必來花時

其二

中林衆鳥國喞嘶靡不聞亦如適都市頗盡殊方言

交鳴復交翔勢合理亦尊高談喬樹顛意已無人羣
客來鳥何知去亦匪所訴孤遊時見欺故復相囂喧
平生寂默意欲與禽鳥論人生各棲宿此義聊可敦

其三

清池不濡軌千里在一曲蒲葦散輕飈時見幽鷺浴
垂楊髮如葆遶寺紛可束數樹影文漪欣然若新沐
伊予江海客偶化鷗鳧族臨流無盥漱端坐意已足

題郭生畫

有序

郭生嘗從予遊少年美姿嗜書學畫亦善經義惜

無祿早世其塾師陳先生示以遺繪爲慨然成句
題於上方

中郎去後傳書訣摩詰身前是畫師可惜丹青無限
意無人更見解衣時

題李寧遠卷

紅錦帕首狐白裘轅門置酒烹肥牛吹笳夜醉婆娑
府校獵秋間自在州

其二

聞道龍庭夜合圍銜枚隊隊鐵驄飛平沙萬里六羸

去縛取閑氏驟馬歸

其三

諸郎少年肝膽奇，鳴鞭挿箭射且馳。馬上曾擒白題將，陣前當避黃鬚兒。

贈黃昭素年兄請告還嘉陵 有序

泣不成聲則歌，歌不成聲呼奈何而已。雜詩數章，泣乎歌乎，錯然而書之，書罷而讀，不知爲何語也。巴山萬重高，巴水千重深，誰令東西人而與子同心。

其二

月到三十日，素魄如青盲。與子遠別離，倚誰作光明。

其三

日月相望時，清輝意逾苦。望前與望後，都得一十五。

其四

殷勤遠離意，寂寞前夢境。今朝看昨夢，昨夢亦已永。

其五

涓流入洪川，遂與江湖同。亦知潢潦微，大川自多容。

其六

近海無細流，涓滴化爲海。小夫逢大人，令我懷抱改。

去縛取關氏驟馬歸

其三

諸郎少年肝膽奇，鳴鞭挿箭射且馳。馬上曾擒白題將，陣前當避黃鬚兒。

贈黃昭素年兄請告還嘉陵

有序

泣不成聲則歌，歌不成聲呼奈何而已。雜詩數章，泣乎歌乎，錯然而書之，書罷而讀，不知爲何語也。巴山萬重高，巴水千重深，誰令東西人，而與子同心。

其二

月到三十日，素魄如青盲。與子遠別離，倚誰作光明。

其三

日月相望時，清輝意逾苦。望前與望後，都得一十五。

其四

殷勤遠離意，寂寞前夢境。今朝看昨夢，昨夢亦已永。

其五

涓流入洪川，遂與江湖同。亦知潢潦微，大川自多容。

其六

近海無細流，涓滴化爲海。小夫逢大人，令我懷抱改。

其七

稽叔性疎嬾，母兄常見饒。念我褊心人，亦爲子所驕。

其八

每當西日下，便作樂邦想。明朝望西日，含情一悲愴。

其九

落日仍落日，明朝還復東。含情重含情，照我桑麻中。

其十

我行車馬間，不識乘車人。豈無馬上郎，非是意所親。

十一

長安結交地，共作糲膠粘。與君相識來，清水投青鹽。

十二

精鳥有鷦鷯，殊身而比翼。命命爾何情，同生法王國。

十三

物情重所見，騶虞乃非祥。車子胡爲人，而令尼父傷。

十四

白日忽嚮晦，角枕夢清夜。一夫中夜呼，安能不驚吒。

十五

蟻視不過寸，生死尋丈地。與子亦何心，而營天外事。

十六

浮萍語萍木爾我時相遭委身滄波中誰能慎風濤
白口十七

古井如古鑑團團一奩水衝風莫作獰不到深井底
十八

念子獨我憐衆意亦何有禪病長才疎書愚增面醜
十九

七年不相見俱有冰霜鬣攬鬣共丁寧詎是離別時
二十

形影爲三人起舞秋月冷須臾月落山回身不見影

贈洞庭僧望西

有序

余以丙申歲游包山王僧望西房其徒號青蓮者
從予游後歸夢寐未嘗不在消暑石公間也望西
兩至予舍問其徒則已遷化人生若此未審有復
至之期否慨然爲作雜詩七章書於冊後

碧藕紅菱渚青油白版舟同君綠波裏銷夏與銷愁

其二

煙水方方窄生池若處寬賜湖封震澤從此擲微官

其三

漁艇紫沙棹，雲帆七道開。
鳥程帶殘酒，半醉叫風來。

其四

望西沙彌子，顏色美如玉。
誰人黃土中，認得黃金骨。

其五

樂哉包山僧，種橘當田作。
橋中白髮翁，對說包山樂。

其六

煙冷明月灣，雲沈石公樹。
試問石婆婆，識取西施女。

其七

靈洞何須入，僧房靜可居。
佛燈常夜炷，好讀左神書。

贈梅谷上人住山

有序

萬曆癸卯予會梅谷上人於馮開之先生座中，先生稱之爲理窟，後四歲予入法華山，上人荷杖來訪，時山中秋雨，泉聲如筑，爲留數日，語予鈍愚，不能深領妙契其教，而當機無隱，一副熱腸，意甚感之。上人雲水三十年，徧遊名嶽，所遇者宿，如辨融月心，諸老猶未當其意，高視濶步，口如布穀，氣拂雲漢，予不能測也。自言年老倦遊，將縛茆天目，庶

幾老且死於死關活埋之間焉而乞資於士大夫
之信道而樂施者予貧無以助也爲賦數絕以資
其行

十萬八千煙水路一千七百葛藤窠
眉毛落盡芒鞋破埋向西巖老土坡

其二

雪花一片語當機生鍊稜稜鑄面皮
莫將和雅迦陵舌去伴當年師子兒

其三

孤峰獨臥老拋書片衲單丁手
劬奮冬雪斷煙冰斷溜看君一口嚼空虛

送鳴臯兄北上古體一章

悠悠送行舟望望臨河湄中腸意慷慨
歌罷還長吁秦庭列九賓趙璧懷中歸
有時賤如瓦抵鵲荆山陞十年調素琴
山水含清徽一朝抱竿管甘向傍人吹
吾兄說春秋經疇啓新菑言泉奮如流
理解銛如觿杜癖砭愈堅墨守攻難梯
折角亦已雄折腰慵復爲一身遠隨牒
此意何人知五鼎豈不貴意失糠與粃

斗秩時復榮義得爲京坻恨恨季子懷惻惻曾參詞
簿領殊擁書束紳還自縻彭澤豈爲米高堂有垂絲
公田不釀酒秫稻聊供飴詞林類馬曹手板曾支頤
棄置歸南山時作嬰兒嬉贈君同心言語默何足疑

贈杜居士

有序

杜居士生於帝鄉日瞻望佳氣如食天廚人間
百味不復適口看山會稽不旬淡輒去無足訝也
蚤歲事紫栢老人持律精嚴午時一食過予山中
數日未嘗談形家言予亦未嘗請也肇法師曰心
有高下丘陵是生且道秦望山從何處生起居士
其諦觀之

一鉢杜陵翁家山指舊豐萬峰看欲小身住鬱葱中

其二

著經老作青山主執拂曾親紫栢師捲盡亂雲溪日
午看君臨水嚼楊枝

讀貞姒傳

有序

貞姒傳者大方伯楓川陳公爲其弟婦童作也童
之先出宋李忠襄顯忠避國讎改童姓姓望於會

稽貞妣年十六歸方伯公介弟國子君以孝婉稱
庭中逾二歲生子于京而陳君前婦有二女子貞
妣視之如京也庚辰國子君病卒臨訣以子女屬
貞妣以故貞妣哀甚矣猶爲強粥趾無翔目無游
容無矧者三十年背有方池嘗植蓮自喻曰吾悲
其腹子以生而成子以瘁其苦心哉甲辰蓮三莖
六華並蒂人謂之義感予聞而爲賦雙蓮之詩三
章

太華峰頭玉女井井中蓮花千尺冷
花開花落誰得知黃鵠孤飛來照影

其二

黃鵠歌殘調轉悲鴛鴦塚畔夢猶疑
只應池上雙蓮影得似當年鏡裏時

其三

雙窺雙語鏡中數蓮葉蓮花總斷腸
幾倩西風洗紅粉斷香零露老秋房

題王氏繡大士

吳生繪有神筆端現大士佛子巧勝畫
鍼鋒如道子

千絲成一抹萬縷纒一揮種種具筆法想像縑毫飛
菩薩如化身衆生如孺力隨類而應現如淨水中月

題尹中丞栩栩園二十二韻

江漢姬諸國名園水一方中興今吉甫大隱楚蒙莊
新賜逍遙號重賡郤曲章午橋方構墅丙舍正歸裝
簡朴真規在疏通遠境藏小亭穿窬窳危榭眺微茫
天迴連雲夢江清帶武昌臯憐神女佩洲憶禰生狂
煙渡真乘葦苔磯坐釣璜晴雲南浦色珍簾北窻涼
橘刺迷花砌松陰覆薜牆桔槔開屋壁琴管掛舟航

卷省

隱士遙通徑高人獨拜牀僧依蒲褐語客至綺筵張
勝賞時中聖幽襟到上皇理齊堯亦許道隱穀偕臧
周蝶原同夢鵬鳩只異翔翳消萃自隕腰適帶兼忘
肥遯應無悶雄材固未量將軍便用趙開府共思羊
莫以棲遲樂而忘蔽芾棠願言鈴閣下一爲咏谿堂

題錢慕蘭卷

有跋

光風泛妍節幽蘭被秋暉楚人思方結越客腸偏斷
陟岵感芳初循陔驚艷暖殷勤羅戶徧惆悵生階晚
猗猗玉池畔浥浥露華滿思同屈氏芰興異陳王阪

之子乃國香金書洵縣遠藤根長者居杏樹仙人苑
毫抽亭襖餘琴引尼丘撰至性已孿如神襟亦蕭散
忻有同心言芳佩從君牽
錢氏之蘭正如屈氏之芰曾氏之羊棗昔賢至不
敢薦不忍食而伯升於蘭獨愛而植之其爲慕同
耳伯升雅士精醫工草隸少年好聚古器種穉竹
木盆盎中望若喬天晚歲悉持贈客不恡獨滋蘭
彌善又庶幾所謂慕以終身者此卷多先輩名賢
手跡予詩何足嗣響爲言其晚慕不衰而已萬曆

戊申冬仲望齡書

陶文簡公集卷之三
序

聖學宗傳序

宗也者對教之稱也。教濫而訛，緒分而閏，宗也者防其教之訛且閏而名焉。故天位尊於統，正學定於宗。統不一則大寶混於餘分，宗不明則聖真奸於曲學。然宗無外教之宗，而宗所以教，猶人非異跡之人而人所以跡耳。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途徑錯糅，至心而一；智故百變，尅體則齊。萬塗宗於

一心萬慮宗於何慮以微妙而揭道心之目以未發
斯有大中之名爲生生之體則曰仁爲化化之基則
曰義無爲故命曰至誠粹精而稱爲性善道州狀之
以太極河南標之以一體在子靜乃立其大在敬仲
則號精神在姚江爲不學不慮之良在安豐爲常知
常行之物斯皆宗之異名也至於利用出入則物物
皆宗百姓與能則人人本聖然聖非學而不傳宗非
聖而何系如懸的之射失扶寸而已至尋常如泛海
之舟昧鍼芒而遽迷南北悖凶脩吉克聖罔狂忠清
且屬未知仁智猶云滯見坦夷誠實尚繫天資篤學
力行未爲聞道譬諸天王正派非崔盧王謝之可倫
濟瀆孤流雖汰地經川而難混遠尋脉絡若滲枯澆
血祖禰必通妙協樞機如握節挾縵遠近斯契此豈
有異術哉以心傳心而已然難啓榛途易投錦筭大
道荒於好徑庸德孤於鮮能則有蹈跡疑心迷宗滯
教於是駭大觀以爲私已訾同德以爲異端心行藏
密而反興疎略之譏日用現前而更啓幽玄之議原
其所惑公私同異密疎幽顯凡有四端不知道資發

育性極範圍痿痺療而一氣畢通離棘除而八荒我
闔會之為已而何不至離之為物亦何不睽而反疑
盡性非及物之功求志為自私之務其蔽一也先民
有言同乎凡民日用者謂之同德異乎凡民日用者
謂之異端故自私用智即干非聖之刑順性契真方
號守經之士自非適道奚免叛常而翻令循常平蕩
之途蒙隱恠詭奇之目其蔽二也作者必倦行者必
休至為本乎無為不習乃能時習進德若歷天之兩
曜不舍且昏改過如無翳之雙眸難容塵屑必窺正

體方有真功而猥以燭炬笑貞明桔槔誇洪潤其蔽
三也心無體而靡事不心事何依而無心不事樹頽
運臂輒造精微加帚^吸扱箕直通神化縱心皆活潑潑
之地舉目即斯昭昭之天而言理者或妄索于杳冥
涉事者遂致疑於虛寂其蔽四也甚者畏溺而併畏
江河逃影而兼逃日月不知王者有道守在四夷儒術
既明義羅百氏準諸五教則事理不礙頓符圓極之
詮例以重玄則無有俱超遂握妙門之鍵若家督之
先介庶若大將之總偏裨而甘滯言累自封名畛跡

類攘而實讓，權彌攬而愈移。遂令高明之士，操戈名教之場，夸毗之徒，運椎詩禮之域。夫都郭氏之穴者，豈資三品於隣家，飽郇公之厨者，不羨八珍於異域。華風未競，斯走胡走越，以橫趨正教，宏開乃逃。墨逃楊而善反，今以功利之俗學，駕訓詁之膚詞，而欲闡繹聖真，彌綸大道，不亦遠乎。是以四蔽未祛，一尊奚定。此海門周子聖學宗傳所由作也。斷自羲軒，臻於晚近，將聖希賢之畢載，垂旒帶索以同塗，或紀事傳心，或附言明理，予奪存而互見，深淺得諸並觀，罔不敲髓出於骨皮，鑽腋成其羽翼。東海西海，廓爾同心。先聖後聖，居然一揆。覽族志而不迷雲耳，按水經而盡得源流。嘉惠之功，於斯爲大。於戲，古人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夫義大則何古，何今。言微則有明有晦，大者類涇渭分而易辨，微者若淄澠合而難分。故醫師匠石，猶有正傳畫墁，履豨且資心悟。况夫精義入神之絕學，皇王睿聖之真宗，而熒見聞多岐之塗，狗口耳數寸之內，比棘適郢，曷喻其愚。然則事資鞭影，茲策具存，道契斲輪，其人有待。

矣。是編成於萬曆乙巳冬十月。殺青壽梓。王子世韜
弟弟實肩其費。功亦偉云。

程門微旨序

心之精神謂之聖。孔子之言也。慈湖氏數稱之而詆
曰禪。良知孟子之言也。陽明氏數稱之而詆曰禪。慈
湖師陸陽明之學似陸師。陸似陸則不爲尊朱者喜。
夫尊朱而排楊王似也。以及孔孟可謂尊朱哉。教之
異也。有權有實。楊王之語有程朱。猶程朱之語有楊
王也。讀者未之察耳。燈主照。劔主割。衛以幕與室焉。
亦謂照割設也。然燈明而幕暗。劔利而室鈍。不知燈
劔之用者。則暗明利鈍之論。分敵而相詬。物有二乎。
孔孟程朱之宗也。尊程朱耶。不宜疑孔孟。尊孔孟耶。
又不宜以出於楊王而非之。甚矣學者之蔽所聞而
拘所習也。非聞而習若楊王氏者。雖孔孟格言。經其
口且排之矣。楊王不能駕孔孟以說行。今欲告人以
楊王之說。誰能信耶。故當今世欲明孔子之學。莫如
就其聞與習者。聞與習莫如程朱。而明道先生之於
道也。尤奧其微詞。直指尤隱隱焉。若燈劔之光。在帷

室中而時透於帷室之外直未有披褰拔擢舉以示人者海門周子親契道要患語而人莫知信也手錄程氏語彙爲帙命曰微旨告人曰是孫鄒魯而祖考亭非釋非老非楊非王其言適如是是不是信誰當可信信是一言而足矣諸子復奚用乎然勿作書解也書則先聖大訓朱子定論楊王不能假孔朱以啓人信而海門子獨能乞靈於二程乎然講學闡道若三子之爲人心甚苦矣讀者其尚念之

鄧文潔集序

吾觀凡人之情皆信於所有而不疑於所信伯夷曰離萬物廉也聞者曰然展禽曰同萬物大也聞者曰然令二人者更其詞而曰同萬物而廉離萬物而大聞者又曰然所謂信於所有而不疑於所信者也吾繇是以論學昔孟子嘗言性善矣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是無善惡也周子言主靜矣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是無動靜也然異世而下未有置疑者以其說之未始異而論出於程子也故道有待而明言有藉而信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免

於疑非其詞不足其爲之藉者未盡也有明吏部侍郎謚文潔鄧定宇先生以殆庶之質深窺道域韜精鏹萃孤往獨復輝光篤實厥德日新斯世之士聲蹟之所未接莫不望風避影稱爲真儒泊然凝然而人服其有言終身寂寞之濱而世占其足以大用旣沒天下望其斷簡賸墨奉爲著龜而不可得望齡於先生蓋嘗聞其風而悅之而不及見焉癸卯見其伯氏敬齋君京師詢咨風槩每爲語一事輒內愧汗出繼又得遺集於友人左景賢所讀之蓋平日所嚮往於先生者妄意以爲如是而今固不啻是也迺嘆曰先生海也海可測乎夫先生之孝友誠篤粹白淵冲如語蘭以芬語璧以潤天下旣因其所有而信之矣至其微詞密旨卓然足以紹絕學統聖真獨解而獨言者人且積其所信而不敢復疑於戲豈非有爲之藉者而然與自正嘉以還其賢者往往以琴張曾皙之見談顏氏之學而人亦窺見行之不揜以求所謂不貳者而未盡合於是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免於疑諸君子者宜亦有責焉易曰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夫行載其德而言出焉。於是乎言尊。聖人之道益尊。先生之有功於明道亦偉矣。遺文裁若干卷。皆敬齋君手定。不誣而可傳者。景賢遂屬諸昌平守萬君。刻而公之。於戲。後將有信先生之言。深求而自信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鄧文潔佚稿序

代左御史景賢

萬曆壬午。文潔先生以冊使至盱。謁明德羅先生於里中。時宗郢以小生與講。下明德之誨。人如裴旻舞劍。遇空便斫。歛忽晃朗。令人意失。而文潔斂顏終日。問荅俱喪。若養叔之善息。韜弓服矢。而巧力躍如時蒙稚。不能測知先生爲何若人。及年長志學。間嘗求之言語識知之內。而罔得也。稍稍悔悟。還思曩日所覩於先生者。庶幾有會焉。而不可復見。慨然於懷。庚子。聞先生之學於友人劉元丙。癸卯。得考其遺文於先生伯兄敬齋公。已而嘆曰。先生之忘言也久矣。而吾徒竊竊焉求諸吐棄之餘。豈先生之心哉。雖然。有道者之言。皆言其忘言者也。至言去言。如大毒之已毒。遇者且恍然喪其所有。而何言語之足患乎。郢之

卒業於是也。如魘而獲寤也。當世賢智之士，什伯於郢，烏知無覩鞭影而遙驚者哉？先生嘗曰：吾輩所修，須與人同，與人同，卽與天下萬世同。冀斯言不磨，血氣之倫，偕之聖域。斯固先生大同之雅志矣。將廣而傳之，以謀諸明。自劉子、鏡源、涂子，而皆曰：然。昌平守萬君，大雅士也，遂令庀工鏤板，以示同好焉。

海門文集序

望齡嘗聞諸達人，明文學最盛，修古業爲詞章者多矣，而卓然可垂無窮者，蓋鮮。非獨無以加諸宋、唐而鮮有及焉。自陽明先生盛言理學，雷聲電舌，雨雲鬯施，以著爲文，詞之用，龍溪紹厥統，沛乎江河之旣，滙於。是天下聞二先生遺風，讀其書者，若饑得飽，熱得濯，病得汗解，蓋不獨道術至，是大明而言語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興二百年，其較然可耀前代，傳來茲者，惟是而已。會稽東海僻處也，天下言文者，以二先生故歸之。若曰：明文在焉，達者曰：二先生之文也，非文人之文，而文王、孔子之文。孔子旣沒，文不在茲乎？蓋以當代而得二人焉，以系千聖，跨作者，郁郁乎明。

文於斯爲盛越之爲越其亦幸矣海門子少聞道龍溪之門晚而有詣焉自信力故尊其師說也益堅其契也親故詞不饒而甚辨四方從之游者皆曰先生今龍溪也其門人某輩哀其答贈之詞刻之讀者又曰龍溪子之文曷以異諸望齡蒙鄙獲以鄉曲事先生受教最久舍而北來先生憂其日趨於艱僻莫知反也投之以藥言意甚苦其在刻中每展讀未嘗不慚愧汗下顧復自念古今之學術非二古人重言悟而今稍易之曷故哉没人之教其子泗始必有憑之者也浮囊也沉木也既蹈之不測之淵驟掣其藉而去之俾自力以出而子於是善游矣先生殆誘人而投諸淵乎見予而未見其奪故咸以爲易今學者杖成說滯故塗先生且轉而奪之吾烏知是編之不爲囊木也哉

盱江要語序

新建之道傳之者爲心齋龍溪心齋之徒最顯盛而龍溪晚出壽考益闡其說學者稱爲二王先生心齋數傳至近溪近溪與龍溪一時並主講席於江左右

學者又稱二溪余友人有獲侍二溪者常言龍溪筆
勝舌近溪舌勝筆余生既晚而愚未嘗見二先生獨
嗜其書耳而嗜近溪語尤甚口誦手鈔彙成一帙閒
居鮮朋友時快讀一過則神朗氣鬯手足掉舞羣從
有過予菴中或呼與偕誦之雖素不識性學者皆釋
然心開喜色浮面上可攬掬夫其筆也而妙若是矣
又况其舌哉予聞心齋父子盛時升堂談道則萬眾
咸集既退雖皂隸臧獲人人意滿若懷寶而去者至
先生時號爲尤盛由今觀之真不妄也雷霆破睡開
左藏以貸貧其過而不取寐而不聞者宜亦鮮矣有
之豈藏與寔之過哉吾友何顯臣志道者也嗜愛之
有過於人故刻而傳之

明德詩集序

泰州王先生嘗言學樂之旨學者多誦之然此非泰
州之言也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所稱詩與
樂者奚物哉夫其油油焉融融焉天地與舒日月與
明百物與昌若釁浴囚繫而游之莊馮抉重翳而昭
白晝者此之謂不韻之真詩無聲之大樂乎真樂難

名而寄名於詩樂詩卽樂也樂卽詩也趣有深淺機
有生熟終始條貫一言而蔽之學樂而已白沙子曰
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予謂子美詩卽聖矣譬之
猶以甜說蜜者也堯夫蜜說甜者也梧桐月照楊柳
風吹人耶詩耶此難以景物會而言語解也盱江明
德羅先生聞道於泰州之徒盡超物僞獨遊乎天與
人偕顧盼喏欠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因而興
起者甚衆予未嘗見先生之詩而平日持論竊謂先
生全體卽三百篇其顧盼喏欠去微談劇論卽其章句
耳萬曆丙午友人左景賢氏來按兩浙示以一帙蓋
先生孫懷智所編次予於是又真見先生之詩也論
者或謂伊川擊壤率取足胸次不拘於法而先生律
調兼具直類詩人之詩若異乎所謂別傳者予曰先
生生平言庸言行庸行若深覺乎實惜翫弄之爲病
而力造於平實當其爲詩也宜亦詩人而已矣堯夫
之趣於詩詩之外也其意遠其詩傳先生之趣於詩
詩之內也詩不必盡傳而意爲尤遠若其以詩爲人
以人爲詩以已爲天地萬物以天地萬物爲已好而

樂之安而成之則二先生所同也詩之工拙傳勿傳
置不論已

潛學編序

黎州徵君鄧潛谷先生篤學嗜古隱德弗曜著爲詩
尚書三禮禮記繹春秋通函史皇明書各數十百卷
咸鏤版溥於世餘文尚若干萬言編曰潛學藏副未
行其高第弟子盱江左公景賢以侍御史持節按兩
浙至會稽從帳中以授郡理何君三畏教諭項君元
濂校而刻之而望齡受命爲序序曰古之學者其術
簡其該統博其所就精求之有本會之有歸如塲師
種樹根莖尺寸而枝幹專實具焉夫學以爲道而已
道毅爲事事載爲文六經古人之事也其始特若後
世詔教牋疏之章樂語塗歌之響方輿職官之志掌
故儀注之文編年大政之記太筮稽疑之書朝家所
載俚俗所傳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曠以爲其精實
微眇寓是也所言卽所用所用卽所明施之成務而
卽謂之道語之成文而卽命之經道德政事文章之
塗常出於一取之有要故不煩爲之有方故一成而

後世無以尚焉。三代而降，道喪術乖，而漢諸儒猶授受一經，依以敷言，持議斷獄，決疑於時。政治醇固，文章爾雅，尤名近古。如故國舊家之餘，守其宗器，襲其衣冠，其典刑氣象有足術也。道又下衰，於是樸學專解詁，詞家工藻翰，儒林文苑，畫爲二轍。况暇語道德政事之同異乎。明興一以經術設科，而帖括俳偶所詣彌下。弘正間，修詞家蔚起，吐棄故爛，更命古學。於是古文經義之文，又判然爲二矣。然唐宋巨家取法庀材，皆元本六籍。金陵眉山輩，雖名爲文章士，而精討創構，其勤過於老宿。以故其所著醞酒，浩博往往可誦。近之君子，其爲經義，羔雉而已。爲古業，剽攘而已。其專不及漢儒，以博又遠遜唐宋。當治經，旣不暇古業，爲古業又不暇求本於六經。闕市集潦，積薄流淺，佻悅而鄙儉，蓋經術藝文之道至此而交受其敝。潛谷先生據道也實矣。然後繹之乎經，離經也通矣。然後函之乎史，肄經史也洽矣。然後摛之爲文，其文意行理遣而命於法，疑立萬行而餘於態。莊言雅奏而極於情，若繭絲有緒，布帛有幅，續有溫，珠玉有澤。

蓋明興以來爲六經之文自先生始而景賢氏蚤歲負墻發五業之扁筭聆三長之雅論躬稟度律妙捐第筌師資所契暢於事業所謂求之有本會之有歸於斯乎徵焉夫先王教民詔之尊師以示厚也景賢按治吳越身先美化振幽挾隱旌淑治奸所以風厲鐫曉其道具至厥有章設動稱先師如臨之敬嚴於手澤一出入每奉以俱而又鋟梓布傳嘉惠來學俾海內讀先生書者覩其大全所以反俗澆薄歸之於厚旨甚盛也予高先生之風而悅景賢之義敬爲之序云

潛學編序

代左景賢侍御

吾師潛谷先生早聞道要卒歸於平實以行爲地經爲表用爲大雖契心達本而務謹纖曲燕居雅語斤斤如也旣罷公車閉戶著書三十年絕意榮進然所論皆經世大典與近溪先生比隣同好共紹正學而教人圓方異唱行解迭資亦猶程邵儕居於伊洛朱陸星聚于鵞湖矣今羅先生之道昌明於世先生經史述作並播士林垂諸無窮而集藁若干卷猶汶鬱

未宣使當世無繇見先生之全予竊恥之既奉命使
兩浙謀鉉梓以傳已復念曰越州姚江文成故里吾
師嚮往繫焉夫文成之後駕其說以行浙之東西者
多矣而吾師爲明書傳王氏弟子獨取季明德氏蓋
其莊敬宥密窒欲杜微冥合於季氏龍惕之說其編
摩羽翼寢興於六籍生平行業又復類之亦自喻也
予行部於越出陽明書院下尋禹故蹟於招提旁見
明德之祠睠焉徘徊懷先師雅意於戲其臭味源流
於斯在矣然則傳吾師遺書者莫宜越也郡司理何
君餘姚諭項君有好之士俾校讐訛脫釐爲帙十二
梓而行焉

新釋楞伽經序

楞伽經舊惟正受宗泐二注行於世譯義旣艱與二
師所詮科節未備讀者頗難之笑巖老人法孫圓知
上人者蚤歲講授於荆山珂公咨叩虔懇頗通涯略
旣旁究宗趣疑義逾泮遂屏處於赤城古釋籤巖中
鉛槧之勤經於三白標新旨發滯義功倍乎前人予
族兄蘭風居士謂是經古佛了義如香林珠浦侈富

鉅萬直以施人而困於文句若限山海此釋庶幾工
導矣於是出所畜活字板印施若干部布於叢林而
圓公令望齡稍序其緣起望齡因戲謂之曰禪講家
相誹甚水火公嗣法笑笑巖者也而身據講席復於泥
淖棘林中爲口語業乎圓公曰吾祖菩提達摩固先
之矣夫楞伽迴出大海勢絕扳援而不妨四衆咸集
菩薩圍繞佛共外道同處其中而亦不妨爲孤絕寂
寥人跡不履之地法固爾也故初祖以教外直指之
宗剗削文字至謂一祖則曰此土惟楞伽四卷可以
印心是經說法熾然乃曰如來不說墮文字法由此
言之文字解脫豈有二哉諸佛言教喻嬰兒索物意
則正矣而語音未了譯復有工拙其拙者類吃人然
今以口吃之語傳未了之音非深求之意可得耶而
予以吃解吃者而言多逾遠予懼矣蓋圓公之言如
此併記之而系日月以昭其勤焉

法華經普門品備解序

菩薩慈閔羣生若醫師急病有瘴鄉焉則荷囊而馳
之若父慈衆子有庭劣貧悴弱喪父逝者則亟拊而

來之故世界穢濁菩薩必入水火險厄鬼賊王難菩薩必赴三毒方熯五慾方涸菩薩必援臨安爲東南都會三吳百粵所湊其物力謹尚易以從嗜導淫增長鬪諍迷所暫娛速騫險地是故上天竺寺建觀世音菩薩道場深願弘慈赫有靈蹟緇白崇仰旛蓋香燈之奉頌讚稱誦之響殷山填谷奔走百郡寺故爲天台講院慈雲辨才皆嘗鳴椎其地教衰時敝比丘數千指月旦祝釐宣誦普門品一過而已無有能暢其名義契其微旨者而他比丘持白籠升講肆又輒以新意務爲巧徑併智者玄義束閣不開習學者無所聽授義且日晦天竺寺教本法明系從台嶠而菩薩反聞之要道大師玄奧之深譚邈不經耳名實爲何又胡望其誘教聾俗奪彼樂著拯厥甚苦施之無畏導以圓通哉慧覺海上人者本東越儒紳深衣壯歲該習三學究志祖庭近從鷲嶺遷居於竺寺深憂比丘無聞佛日將夕迺軌則智師有探衆義感應則徵信於靈記文身則所配於佛頂爲普門品備解一卷夫菩薩教人俾之入道則聞復音銷導以思脩又

先於聞慧然則上人所詮抑亦聞慧之津筏歟由多
聞而聞聞至於覺亡空滅寂滅現前菩薩妙智力父
母所生耳無二無別也德園居士與予謀將鈔梓藏
於本寺令童行傳習之以無忘其始而予爲序其緣
起云萬曆丁未首夏望日會稽歇菴居士陶望齡書
於法華山天衣精舍

淨業要編序

予游燕時有客過其舍盛色昌辭排淨土之妄予曰
今天地萬物森羅昭列予信謂有乎曰然日記有言
人者天地之心則今所謂世界者豈非吾心爲之耶
曰然曰心土一也心淨土淨心穢土穢如形俯仰影
有曲直子信現境之有撥來報之無執穢界之實指
樂邦之虛譬痴僂知影曲而不知其直也又有客疑
持名爲未足者予曰古佛所垂一一方便皆如神丹
虛實寒熱之病靡不療攻治補瀉之法靡不攝隨信
一門皆可直入夫淨業者又丹中九轉也子如導之
以信願加之以純固則六度萬行參求觀練悉具是
矣二客皆以爲然而予惰窳志弗精行弗篤深愧於

言吾友青蓮子志精行篤者也再別再相遇於燕越造日淵奧其淨業亦日專以勤又緝帙曰要編以勸其同願同行者屬予以一言而予因述曩所以告人者如此餓夫遇王餽弗餐也語人以美其弗餐則愚言美則真美矣然則謂予言卽同如來不妄不誑奚不可

永明道蹟序

衆生之情處處執著菩薩教化處處破除辟之嬰兒疾病爲乳所傷良醫審證止乳與藥疾則旋已又病久因爲藥所傷智人知之遣醫罷藥患亦隨愈然不妨乳有哺養之益藥有療治之功止乳是權而槩奪則餒死者必相藉矣遣醫是暫而例遣則沈痼者必無幸矣三乘對治者療煩惱之妙藥也衆善齊臻者養法身之乳漣也滯之則礙正知見故菩提達摩而降皆絕言思以止遣之廢之則乖圓融門故永明大師嗣興渾理事而以身范焉大師法眼之嫡孫韶師之真子妙契單傳親蒙記莝然禪宗不立文字而師樂說無礙百卷河懸禪宗呵斥坐禪而師跏趺九旬

鷓巢衣裓禪宗指決唯心無他淨土而師經行持念
角虎示人禪宗但貴眼正不貴行履而師萬善同歸
勤行百八所以抑虛濫示之隄防導因心趣於極果
真金出冶盛作莊嚴大海吞流不辭涓滴真祖位大
成之聖法王金輪之尊者也大師示寂後塔於大慈
山院曰壽寧圯廢湮滅址歸俗士淨慈僧罄公者夙
懷遺蹟號慕詢求於蓁莽中竟得設利緇白瞻禮如
重霾餘慧日再見僉謀於法堂之背建窰堵波用嚴
供養併彙緝遺事附以圖讚日日永明道蹟傳布四
衆於戲洪波白浪靈骨具存潭北湘南塔樣無改育
王七寶古佛一錐欲識永明者於未添香前共著眼
看

癸卯應天鄉試錄序

今上之三十有一年應天府臣以大比士請臣望齡

偕右中允臣如砥奉命馳往董試事既入闈操江

右僉都御史臣耿臣定力提學御史臣趙臣之翰取聘分

校推官臣景暉等知縣臣縉芳等教授臣民範等咸

受事簾內御史微察於外維謹蓋臣不敏大懼無以

奉上任使庶幾藉衆力以免於戾焉於是進諸曹六
館洎學臣所選郡縣生六千有奇三試之登士錄文

如舊額籍成

臣望齡

宜叙首簡

臣

自持槩以來至濫

官次每比歲所聞廣厲條令甚飭然仍陋踵誤無損
其故而加侈焉法之所禁下之所趨當事者往往慮
信令與憐材不能兩遂而士亦謬信以爲主司之好
果異於令也夫謂材也而曲收之謂材也而曲廢之
以爲號也舉不足以服天下而灑濯其心若臣所謂
材則能奉詔令者也守經制者也舍是非臣所謂材

也夫好高嗜勝士之恒態也夷爲之塗而不必入寬
爲之格而不必趨惟齊之以至一而守之以至嚴若
懸的以射取決徑寸而萬鏃赴焉然後樂盡其心而
務展其力善程士者不能扼其好高嗜勝之心而能
軌之於正一而精之故上無失瀆而下無失人古羅
士之科嘗衆而士亦多方矣至百家黜而六籍尊詩
賦停而明經重箋疏廢而傳註專其岐愈窒軌愈端
而塗亦加約聚四方秀異積數百年文治之盛醞釀
成就者並奮於其中一道同風於斯爲盛而巧拙之

數能不能之故亦畢呈而無遺矣臣嘗竊觀我明

制舉之業莫盛於吳博士所謂說若所謂王唐瞿薛

者皆吳人也其文若爰書之傳法律而不可出入若

歌者節拍不可舒促四方師之號爲正始蓋尺幅之

中一題之義求之而彌有濟之而彌新因歎聖賢之

言無窮若是而其法之精微曲折亦有卒世不能究

者夫豈無軼材斤斤焉尺寸趨步罔敢踰越蓋巧生

於持格而奇徵於走隘也鵠的之難於人也以無餘

地中則巧多中則奇臣所謂奇巧者如是而已舍是

則妄發也拙射也直謂之無能耳今抗神聖之道以

爲之招重之以天子之詔令而無能從焉汜溢靡濫

托餘地以自蓋烏在其爲材臣不敏竊以爲衡士莫

善於格上必懸格而始辨材下必赴格而始呈材衆

耦之勝負必並就於格而後可以角材踰格而旁游

者易而拙操格而中入者難而巧如此則臣等尊令

守法之指與翹材之術合而非岐而是非巧拙難易

之路可以曉然告於天下而不惑庶其有悛志乎然

臣匪獨以訓藝也易有之兼山良君子以思不出其

位子產之言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
之有畔夫位也者域思者也畔也者正位者也位在
將不勝思焉亦不勝難焉而暇於越乎爾多士退而
求諸道進而效諸職精思而謹守之至易而難至奇
而平於是乎在毋庸有越志越焉者學則僞官則邪
不然則不能而托餘地以自蓋者也夫射非鵠用也
然無失毫末於此而後意指目屬矢張鏑注四方萬
物靡匪鵠者靡匪毫末者鵠士於文有所以用之爾
適道則湊和節致用則應幾宜其精也靡不有毫末
焉失則千里夫得於正鵠爽於獲禽不然之數也士
失之於異日則臣不明之罰在今矣射有鵠耕有畔
文有格道有域而官有方臣所願與士交勉者如此

上虞縣志序

上虞舜苗裔之封地也或曰其地蓋有姚丘舜生焉
其支壤名餘姚或曰姚丘者濮之姚墟也自唐人箋
史記疑而並存之大氏言濮者昉司馬氏言上虞者
昉孟氏孟氏居恒稱堯舜去古較邇其說爲可據而
子長云舜生冀州夫冀帝都而豈東夷之謂哉禹會

諸侯計功於苗山沒葬其地後乃爲無餘之封夫生
焉沒焉而子孫支庶遂食其國邑若湯沐陵園然然
則舜後之封上虞與無餘君越義適等耳虞夏之事
若存若亡然以二聖人光采灑燭山川丘里乞靈徼
寵被其餘聲真似雖不可意決而要爲其過化之墟
世守之地郡邑區區而二聖人封壤托焉雖不必其
生沒於斯而旣足耀方寓傳無窮其川嶽之靈淑風
謠之敦美遺圖賸牒海內方聞嗜古之士咸願觀討
而紬繹之比於壁書竹記而不可得是故郡國志乘
在吾越爲亟而虞甚焉勝國時虞有張林志明永樂
間有郭志郭志出而張林之志隨毀踳駁無以徵信
至嘉萬間其邑賢者間爲革謬收軼緝錄近事厥緒
未竟而罷故吾郡諸邑往往有志而虞獨爲墜典琴
川徐侯自樂成量移乃考政問俗求往躅善敗而因
改之農疇所便苦而劑調之觀覽其川麓而物其土
宜曰是在往志矣邑志未修修未善善未成如國仍
穢史家去帳籍不可爲邑令當執其咎而又謂虞地
高仰蓋漏國也陂湖之利隄閘之政若嬰兒之仰乳

渾侵敗屑越歲是以屢惡民是以饑昔者召信臣王
景之爲治也皆勤勞溝洫著爲水令鏤於碑版民利
賴之然數世而降堅者泐植者仆要誓約束委於草
莽固不若信史之難誣殺青簡之家傳而戶喻也繼
自今勢人之請岬嶒者諸稗民之盜決實者俾咸徵
於書志成而水政寓是夫神明胄系家世所嚴以資
生則砧基或先之然則垂虹之丘重華之石虞之遠
胄而陂湖隄闕邑人之砧基也以水政故志尤不得
緩蓋戾之指若此於時當湖馬君某敷教虞庠諮決
蒐討用襄其成徵士葛君曉車君任遠實專編貫侯
復秉之以裁鑿加之以芳潤故其書贍不傷體文不
失實稱爲一時良史云

西平縣志序

浦江張子令西平三年考最法應旌屬其友某以宮
寮當制受狀於司功氏繕草以進張子緘書走使
告之曰化無似無以辱王命吾子惠顧西平則有
新乘在請一言以章之予曰張子之治其邑既有蹟
矣又不亟一時之譽而圖諸百世其摹遠其用暇顯

有進律也宜哉夫汝南天地之中負山襟淮厥途四
驚天下有事則勝廣吳李之亂攘臂而先發而西平
其下邑也然古栢氏受之歷帝王之代至於戰國凡
幾千百歲而始折於韓以韓氏之強猶資其劍戟以
爭勝天下豈其山川之固兵甲之利有足恃者不然
何受命保世之久也封建廢而郡邑建迨東漢之季
黃憲陳蕃許劭之徒風聲氣義動天下汝陽平輿之
間號爲士藪而西平顧不少見意竊疑之及覽其圖
記栢氏之始亮父師顓頊帝嚳景在周而太僕茲非
道德甚盛之驗乎及東都再造邳氏父子用廉直顯
名俊蔚之風權輿於是蓋遠稽邃古近考之建武之
際而皆有人焉然則汝南多賢西平實開之矣棠谿
龍淵鋒穎光恠不發於物則醞釀於人倫紀載湮顯
名實附之或垂名姓千古之上或失之當世或小而
托聲於一劍或鉅而淪沒罔聞甚矣載籍之爲繫重
也西平舊志成於邑人王君喆自嘉靖中祀至於今
日更五十六禩而張子始續成之張子爲西平歲比
歉傾困廩往來菱舍無寧日而殺青方竟故曰摹遠

而用暇也。望齡史官也。嘗妄謂史不患無才。患無籍。一家一邑之載。上達郡國。至太史氏所掌。金匱石室之藏。皆異日所籍爲史者。朝以廣成。漏家以私害公。郡邑詳於朝。而公於家。有良史而臚舉之。藉莫善焉。夫邑而皆西平也。史氏尚有賴乎。

東山謝氏重修族譜序

今天下之言氏族者。必本郡望。稱郡望。必擇夫古之賢者而宗之。姓之有譜。猶水之有圖經也。如汶泗江漢之別焉。而必不可合。而可擇乎哉。人未有擇父祖者也。郡望卽吾父父祖祖之最先者也。吾故以爲今之姓者。不必望。望必名其居。與所自遷之始。而無庸遠附焉。夫譜也者。所以致同也。致同必本於辨異。古者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諸侯公族。凡公孫之子。各字其祖而姓之。蓋古之爲姓也。繁言姓而源流統別具矣。後之姓。簡標之以望。別之以房。若是者。皆爲辨異而設。然則今之望。卽古之姓也。吾未聞古之擇於姓而附之者也。謝稱東山。猶吾陶之稱潯陽。問其系。皆不可復知。曰先世之言。然吾同姓。莫不然。仍之。

而已東山在予郡始寧縣縣廢合於上虞去予居五十餘里晉太傅安隱地也郡之諸謝稱家山焉又封樹而墓之擊牲而享之投牒而爭之有是哉賢者之昌後與吾友覺甫氏之爲譜也不然其言始祖斷自玉誠公其遷自廣信其歲始宋德祐丙子其人太平鄉杉口村之人其族寧都謝氏而已曰此吾宗先賢聞夫公之譜也其言以採撫遠聞稱故族托於不可知者爲可嗤笑吾踵其緒竊附其義云爾然則奚言乎東山覺甫曰此固所爲不可知者也夫不可知而姑缺之而姑存之皆反始敬先之道也予因而有感焉夫世之趨利走權聲沈跡墮而弗顧者非爲後裔計無窮者耶身沒未久而子孫已不識爲何人綿綿繩繩且盡去而爲一二賢者之後賢者不必有後而盡有夫他人子孫賢愚之得失直徑庭而已哉而又有大於此者昔夫子之道反諸身心性情而足天下之精於爲己未有過之者也其究也以萬世爲家無窮爲胤祚天下之聲名福澤未有能望其一毛者功有反而成豈不信哉杉口之族多賢者而覺甫與其

凡省吾君猶子東華皆好學受業於廬陵王塘南先生覺甫於夫子之道可謂信而有立者其將以是編爲盡性之要先生既言之覺甫殆釋然於茲矣予鄙人也其奚知焉

管氏續修家譜序

浙東諸山郡多大姓故家柱礎碑碣往往有唐宋間物其人重本難徙貴族望謹姻連家廟鮮飭系牒明備其長老率能抗舉宗法以訓定其子弟有先王遺風而時復有賢者生其間爲講求廢墜彌綸不逮以爲之倡故其俗久而不壞至渡江而西通都澤國冠紳之里或不能名其禰祖以上父子兄弟儉介而後見族屬棄遠轉徙如脫蓋聲利之相薄風會之相靡每敝於奢麗之鄉而猶幸存於龐固儉樸之地其勢然也黃巖管氏自宋時直閣公某從括蒼來居世稱通貴尤用理學藝文著名郡邑中入明族指滋聚顯者相望故有譜系書弘治中吉安推官某公踵而葺之至今幾百歲冗不鳩討懼且漶渙於是予同年孝廉君某復總率先緒加以條貫柯本賅暢經緯有章

書既成萬曆乙巳秋君沿剡至越以譜序來屬予嘗
於隱顯之際追慕古昔有二君子焉皆管之先也既
沐既薰脫拘作輔因變耦勢策無先王神劔寢光敵
人開戶一匡之勳尊爲仲父者夷吾之盛業也阜帽
絮巾詩書俎豆居成邑聚跡超圭紐逃康隱魏括囊
無咎龍德正中潛而無首者幼安之高蹈也自古功
名棲逸之士多矣若功顯而用藏節高而機杜未有
如二君子者蜀人思諸葛譽歸其子白居易懷栗里
之蹟依依於其同姓予於管氏亦云爾矣記稱管氏
旣顯於齊及田氏盜國而去之或適魯或適楚而漢
時管少卿者家朱虛其後有寧然則管氏之忠於故
君無辱身隳節自先世家法已然不獨幼安也春秋
越入於楚安知括蒼黃巖之管非避田氏而來者世
家之舊所繇亦遠矣哉予旣慕二君子之烈嘉東浙
風俗之美樂其世有賢哲若孝廉君者以收其族也
爲作管氏譜序

山門林氏族譜序

姓也者所以別生也姓又屬繁而無以爲別故古受

之氏後繫之望徐秦也韓何也劉之爲金也沈之爲
尤也姓異而系同李之屬十有一張之屬十有四王
之屬二十有一劉之屬二十有五姓同而其系反異
三代而降姓氏業混而爲一異與同不可勝辨故爲
譜於今其繫望不可以不謹大江而南多諸林至於
閩半林氏也而源派各異以其地望相耀在甲乙之
列者不可勝數姓之繁視王劉異甚而予同年志宸
氏之族獨以義行興號爲山門林氏山門之先惟浩
公爲宋故臣不義鐵木真氏而逃之海海中孤山曰
海壇居當其闔故命族曰山門焉洪武丁卯有詔
徙島民內地林氏在徙中遂居福清龍江棄海壇地
不耕而有司猶用故賦徵責遷人遷人苦之莫敢言
布衣楊持疏走伏闕理之繫獄中待勘勘不時上宣
德改元乃用楊言除浙廣福遷民虛稅赦楊出繫十
八年矣布衣功德被賴三方人祠祀之而龍江之林
遂大貴顯累葉以至志宸氏世以爲陰德之報也當
海外始徙時倉遽棄產布衣徒手挾舊譜登舶踰險
以故播遷之餘而宗緒昭然可攷覽而見其後桃洋

三宜公踵就之又集成於志宸氏而譜乃大備於是
林氏居龍江二百餘歲列鼎樹戟蔚爲巨家每燼消
日出登高而遠望想其故墟若三神山之蕩瀟蔽虧
於溟漲之外而不可復卽至修世本書地望舍曰龍
江而稱山門若是者以志往也所以志往者惟浩公
避地之義布衣公始遷之勤忠繫故君義隆疇祉不
可泯也當勝國奸統沉淵破艦之臣惟海是殉宋之
遺民蹈滄波保空谷若曰九土腥濁吾君訖於海海
外猶吾邦焉夷叔逃周於首陽橫客存齊於島嶼斯
浩公之貞躅哉至於 聖王興裔夷逐中原靖而皂
帽未還暴秦亡而武陵猶遜及乎被 詔內遷義命
兼遂矣布衣復傍閔倫類後計無窮被褐持筐自沉
岸獄名施乎三隅澤暨乎雲耳由茲以觀林氏之先
蓋未嘗不始乎屯否而終乎豐豫也志宸氏再仕吾
越方於事上而敏於字民短於取名而優於集事曩
所科指屹爲永賴繼以疾還閩越人懷而慕之不能
舍夫志宸有浩公之忠貞與布衣之義惠吾知其必
以屯亨也由門之苗裔其大昌乎其去也屬以譜序

爲著其遷徙之槩名節之大者而歸之以明閩諸林
雖多闕闕未有以義行興宗若山門者也

書聶氏譜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殷譜也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履
帝武敏歆周譜也恠矣而詩侈言之若曰吾固神明
之胄然則神明之言儒者所非先聖所取也吾觀聶
氏受世於周至漢潁川太守良仕居新塗玉笥山爲
養生之學吳丹陽太守友生有靈異旣沒爲神號尊
王子若孫十餘人皆稱王王太子爲玉笥聶氏又九
世而尚書令道茂徙清江爲經樓聶氏又八世分徙
歙州則有問政先生道遙大師師道無名子紹元道
遙無名皆尸解去真爲神仙矣爲蜀源聶氏是後或
散居洪都齊東大梁巴蜀恒山荆襄往往著姓而皆
祖清江明嘉靖間中書舍人天衢者始由經樓徙居
滁烏衣鎮則又有烏衣聶氏聶之先世著者數人而
沒而稱王主太子者反十餘人又最顯名有道術者
二練師也或爲神或爲仙皆較然可數其古所稱神
明之胄者非與中書君年長矣所游與談大氏予大

父父行少得真仙訣於異人以其精自爲而餘爲服食療人數以施予神與仙吾不知其何居也然戰國時有軼深井里人政者刺韓相以劍解仙者也君譜漢吳而置政者何也

稗海序

稗官之設自昔有之先王用以廣咨諏通諷諭而後之韻人勝士不得志於蘭臺石室者類托以纂組異聞羅網軼事其爲用頗狃而其流實繁匪徒惠子之書五車蓋亦虞初之志九百弗可蕪廢也顧其一事之奇見者色飛一語之艷聆者絕倒致令閣正史於不觀對莊語而恐臥斯又紫色蠅聲奪朱亂雅者已景哲氏之刻稗海也得毋推波而助之瀾乎余以爲常恠之相倚也小大之相傾也如反覆手然善學者必歷人世之奇而後可以反吾常猥瓌贅餘皆絲緯而櫛比之而後不躋於鉅者要者要惟剗之以理裁之以識則雜組文綦同爲悅目之玩胡笙羯鼓都成入耳之娛可以窮百家而不爲百家者窮可以攝恢詭而不爲恢詭者攝斯吾景哲氏刻稗海意也景哲

遜謝曰之刻也是吾所爲賓日月而破窮愁佐譚鋒而供懽笑者也方慮其秕類於六經駢枝於信史爲憂世者所必斥而予以爲窮百家攝恢詭過矣余曰善遂序而傳之

馬曹稿序

劉邵志人物嘗言具體而微謂之大雅一至而偏謂之小雅蓋以詩喻人耳予嘗覆引其論以觀古今之所謂詩辭求其具體者不可多見因妄謂自屈宋以降至於唐宋其間文人韻士大氏皆小雅之流而偏至之器惟人就其偏而後詩之大全出焉夫人之性有所蔽材有所短短而蔽者若窮於此而後修而通者始極於彼此恒數也古之人緣性而抒文因能而效法文以達意法以達材務自致於所通而不求全於所短如火炎則彌揚之水下則彌濬之醴盈其甘醯究其酸不獨無以糅之也而且爲之極焉故其勢充其量滿其神理所至自足以軼往古垂將來吾觀唐之詩至開元盛矣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飛沉舒促濃淡悲愉固已若蒼素之殊色而其流也抑又甚

焉元白之淺也患其入也而郊島則惟患其不入也
韋柳之冲也患其盡也而籍建則惟患其不盡也溫
許之治也患其稚也而盧劉則惟患其不稚也韓退
之氏抗之以爲詰崛李長吉氏探之以爲幽險予於
是歎曰詩之大至是乎偏師必捷偏嗜必奇諸君子
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傳者與衆偏之所湊夫是之
謂富有獨至之所造夫是之謂日新向令諸君子者
舍獨以羣衆易已以摹古療偏以造完將困躓之不
暇而暇成其能哉而說者遂謂唐以後無詩於戲詩
也者富有日新之業也無詩焉是無才與情也斯人
之生久矣其狀貌有同而莫辨者耶童而老辰而暮
醜對論說有窮而莫繼者耶此不求異而異無意爲
新而時出焉人之材如其面而情如其言詩也者附
材與情而有者也欲不新與異得耶鳥之慧者其效
人至數十語而止善繪人者其肥瘠動靜各異態焉
然至百人而止矣此人言者也非自言也人貌者也
非自貌也欲新與異得耶然則所云宋以後無詩者
非詩之果窮爲者窮之耳夫杜韓之詩信大矣羣宋

人之稱詩者而畢效焉不亦至小而可笑乎蓋望齡
之持論夙如此間與友人沈伯舍氏言之而合譬之
兵然予談兵而伯舍用兵者也伯舍之詩情務已出
而格由古造其材富故詞博而工其神完故氣和而
王其用力久故鍛鍊組織之跡盡泯其言曰子不見
學書者乎其始按古帖而師之點摹畫擬若有律令
繩墨焉而不敢踰越至其合而忘也而妙解出焉以
成其爲一家之書夫語鬪蛇爭擔之悟於未始搦筆
之先不亦遠乎然則子之論固未盡矣予曰然吾之
言偏辭也待子而完雖然使予搦故說求完理以序
子詩懼其爲子辱也子言子之詣吾言吾見是足以
序已

徐文長三集序

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文長集十六卷闕篇十卷
藏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板旣弗善而渭沒後藏
者又寢亡軼予友商景哲及游渭時心許爲彙刻之
及是歎曰吾曩雖不言然不可心負亡者遂購寫而
合之屬望齡詮次授諸梓序曰明興經義盛而藝文

之學寢衰其好古博物之士出於餘力習晚醞薄或
未暇究於精微其視古文辭如書者於篆籀蟲鳥然
略取形似傲然謂能而羣目淺短眩所希見者高相
唱引遽以爲凌鍾跨王罷斥虞柳而不知草隸之變
蓋久矣夫物相雜曰文文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爲文
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故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
之製其窪隆可手模而青黃可目辨古不授今今不
蹈古要以屢遷而日新常用而不可敝然微跡其緒
系又如草隸變矣而篆籀之法具存其間非深於書
者莫能辨也今文人之論則惡變而尚同去情而悅
貌詘見事裁已衷以苟附古辭夫迫而吐者不擇言
觸而書者不擇事擇言則吐不誠擇事則書不備不
備不誠則詞成而情事已隱黯然若象人之無情而
土鼓之不韻故弘正嘉隆之間作者林立古學爛焉
脩明而所謂一家之言一代之製蓋有其人焉而亦
鮮矣夫文有常新之用有必敝之術接而不勝遷者
情也多而不勝易者事也虛而不勝出者才也饒而
不勝取者學也叩虛給饒以孑至遷紀至易故一日

之間而供吾文者新新而不可勝用夫安得而窮之
吾見有文左國而詩初唐者矣已則人厭之而思去
之矣方其自喜爲新奇之時而識者已笑其陋此必
蔽之術也文長老於庠阨於獄一著名於幕府其爲
詩若文往往深於法而略於貌文類宋唐詩雜入於
唐中晚自負甚高於世所稱主文柄者不能俯出遊
其間而時方高談秦漢盛唐其體格弗合也居又僻
在越以故知之者少然其文實有矩尺詩尤深奧古
之窮士如盧仝孟郊梅賾臣陳師道之徒所爲或亦
能遠過也其書旣侈刻者文取五詩取八如文長者
於當代不知何如而謂之文長一家之文信矣故仍
其始名曰文長三集

金罍子序

劉歆序七略三曰諸子而臚爲十家稗官小說家與
焉自漢以降諸子之名蓋罕存者多不足觀而說日
繁盛不知說固子之別名耳然班固之論謂諸子十
家可觀者九說家者閭里小知街談巷語之陋絀不
足道則說與子又似有間矣夫古之工於立言者言

所明也。莊周之於道德，韓非之於刑名，其瞭然於中者，迫於吐而必不可茹，如水盛堰敗，沛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困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有而已。潛夫論衡之屬，吾無取焉。彼其中固無有也，固鮮所明也，而強言之，故膚而不裏，蔓而不根，讀之如啖木然久矣。夫諸子之處而難擇也，又況虞初者流，誕而非雅者乎。金壘子者，其書類所謂說家，其博而精，辨而正，酣經史，聯絡曲折而出之粹然，過潛夫論衡也遠甚。其命名曰山堂隨鈔，子懼名之近於說而不知者，與街談巷語之書，槩而少之，故更之曰金壘子者，其號也。或曰子之子金壘子也，以爲韓莊乎。曰金壘子儒者也，儒者流，非子與。以術則莊韓不類，以文而曰金壘子，今韓莊也。予又敢哉，然而有難有易。今夫老農之計困廩，而大將之料軍實，此順而易者也。有善數者焉，隔困而竿龠合，不爽也。有善兵者焉，望敵而揣虛實，不爽也。此逆而難者。莊與韓道其欲言而止，若數家儲然耳。後之儒者，是非定乎載籍，善敗決乎古今，引之也至繁，而要之至當。此與隔困望敵而籌者

奚以異乎此金罍子之所爲難然均以言其所明則一也金罍子上虞人嘉靖甲辰進士仕至應天府尹所居近金罍山故稱焉

漱六齋集序

予爲小生時卽知有雲間何士抑先生讀其制舉文
文旨冲然方少時未知好之後稍稍見先輩所作頗
窺其條貫還觀先生義知其善其理至脉清一一弘
正間法後十餘歲而復得其鳳山藁歎曰不圖龜紫
後見漢儀也是時先生已謁選人爲予郡李官雖幸
得賢牧而還相惋惜古人有云正索解人亦不易得
先生於遇不遇何有焉予旣田居久彌得請事乃復
盡見先生詩賦記序諸體之文醲厚流麗畢發而無
所底滯旁通百應而浩然有餘法不隱才質無吝采
絢目動耳若五絲組而金石宣予於是歎曰先生所
苞蓄至是耶先生故有芝園居廬二集詠物詩拜石
堂藁別行於世郡弟子陳生輩彙緝之併其篋中文
鏤版以傳卷四十有八而命予爲序序曰文章之道
奢儉命乎才淹速通乎思媮敏動乎性簡巨關乎時

簡之必終乎巨也猶古之必今也莊周述老而廣於老韓非祖申不害而肆於申子長繼左而暢於左景宋師屈原而繁於原數子相去武距隨之間耳又況其遠者哉西京以還文士之集日盛至六朝王儉盈六十卷王融沈約皆至百卷而李唐韓氏之徒樊宗師者多至二百九十卷此所謂詞從字順臆創無前之文也其博也如是不亦奇詭軼絕之觀哉而近世王元美氏所著復四百五十卷滋甚盛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文字之在天壤其出彌新而有彌富予觀古今之際知情生無窮生材之果無有盡也百物勾甲於春華萼於夏禮飲者其始百拜而一啐酒觴不再舉及其燕也乃無算爵算樂文盛至今日此飲而燕勾甲而華萼之日也情博事倍元氣畢張而不可厭塞通材敏手於是焉生若江河之無細流考鐘鼓之無藏響俾之寒吃軋苗以儀渾噩此與玄尊土劔何以異士抑先生當昌明之時天授奇穎觸事抒翰高下在心所居通都多名士雅遊故其文博大無湫隘之態性急人敦尚氣義坦然直心

從衣襟間望見腸腑故其文夷易開張無隱閉艱深之習神識通敏蹟而愈理多而愈辦政務輻輳而五官之用彌暇故其文走丸決溜縱橫無端曲備諸體而不專一家於戲斯所謂盛世之文乎先生業以端師大儒鏤劫心脾貫穿經緯一時望爲馬鄭剩材餘勇以從事古業而輯帙浩繁並於作者此與昔人幼成夙習辨丁甲通四聲及今士大夫登朝早貴舍故而圖新者難易工拙之數又未可並論也元微之觀察會稽行村塾見所誦皆其詩章今先生制舉之文越士少長類能誦之第蒙淺未必能知其古詩文耳然異日者是集與微之並傳於越豈非郡中盛事耶

方布衣集序

古之人於道蓋有所至矣其爲言歷千百年不知幾何人而合之出乎一辭虞夏殷周之盛是也然古非襲古聖不師聖趨同的歸並涂如川瀆縱橫要乎海耳周季道岐而立言者各直遂其見不能相師襲以自著其紕繆舛錯故其人之精意亦至今有可闕焉漢唐以來其文足名後者無不尊六經而稱說堯舜

孔子道或不足自信而援托古聖以依據其語聽之
純雅過諸子而其暢宣蘊奧抑稍遜焉然獲於古而
時有發均也嘻古人之爲文其取夫稱心而卑相襲
也皆然已無契乎獨知而古是摹雖程意襲矩猶謂
之盜況翦翦文句之末哉韓退之曰古之爲詞必已
出降而不能廼剽賊嗚呼何其陋也且贈遺題目之
文非古也自唐宋作者尚或縱奪自持降此其不附
人而發者蓋鮮至今日靡靡矣而輟宋駕唐秦漢自
命者何多耶夫舍情與詞則無文剽古而依今詞則
歸諸古人情則傳諸流俗已不一與焉而謂之文吾
且得信之乎予與桐城方君靜同舉己丑春榜相善
嘗出其尊公先生所謂連理樹賦示之固知先生能
善道其情者也迨今辛卯而君靜再入都下遂得盡
讀先生藏集所謂贈遺題目之文多矣而不出其鄉
里與其郡邑大夫皆得之真而不妄讚譽者其詞雖
不愧於古而務自己出其於當世秦漢自命者殆有
異也至於短章小咏幽尋獨證逍遙乎道術之圃先
生其有契乎哉蘇明允布衣文章之冠其文儻蕩奇

水天閣 卷三
恣而識者目之曰子荀卿之文也今比二書觀之其
合焉者奚在然則古人之相擬與擬人蓋不在文句
肖似可知矣先生亦以布衣稱文世必有能目之如
明允者顧余非其人而先生好學嗜道又明允所未
有君靜自視子瞻兄弟何如哉二子晚善名理子瞻
尤至精以君靜所聞於先生而謂方氏獨以文著必
不然矣是集也文若干卷賦詩若干首予就其尊者
論之故有不及焉

鑾坡制草序

有明翰林學士樵李黃公哀其演綸之言爲四卷題
曰鑾坡制草其門士陶望齡序而刻之序曰國家廢
中書省而殿閣用事於是執政與代言之任混爲一
轍而兩制始合論者蓋疑之矣夫執政重臣代言親
臣也不能時合則分分則親者勝故尚書章奏之吏
薇省文書之司而政歸之者非以其親哉親勝而重
附焉唐所謂宰相者卽三省之長耳當其時詔令機
務總於中書執政代言蓋未嘗分也而不能時合是
以學士院建而兩制抗行冊命德音國書密命併屬

北門西掖文告止於常除重常在彼親常在此中書之不得不廢爲殿閣者自唐而漸已然矣故中書之變殿閣與宰相之名中書其類一也烏有疑乎先朝綸綍之寄鄰於爰立最後始以詞垣久次者分掌之鴻冊大號屬在政府類古所謂內制者而院中所司顧近於外制然其任可謂宏且鉅矣哲匠蔚起制作炳然而黃公以莊雅典裕潤色大業映蓋前後具在茲簡夫文有知其人不知其文而傳者有知其文不知其人而傳者有知其人知其文而不能以不傳者蓋典冊之文非一家一士之業如五緯麗於霄漢五色絢於雲霞故或人以文垂而藝苑不名文以人顯而姓氏無別臯謨伊訓旦奭之誥播諸經傳而不以文稱所謂知其人不知其文而傳者也燕公述作衛公手筆編列國史而不以人繫所謂知其文不知其人而傳者也至若元文之近於典謨白樸之重於六典可謂後進型模詞林膾炙知其人知其文矣烏能以無傳哉先生曰吾無以望微之庶幾白氏樸耳是可以傳故刻而序之

大中丞常公奏議後序

都御史江夏常公掖垣奏疏三卷、治河奏疏八卷、刻
既成、其門人陶望齡謹序於簡末、其辭曰、望齡嘗覽
觀於古昔成敗得失之故、而竊歎息以爲其成也常
得之寬、平碩大、優厚之君子、而敗也每失之卞急、褊
躁之人、維言也亦然、故世之休明、其君子皆奉職而
忠、所事事及之弗讓、言及之弗隱、其有餘似可損、而
其不盡似可加、迨其加之損之、則隨以敗、不知有餘
不盡、正君子所以處言與事之術也、且夫言之情、兩
愛則謀、兩恚則諄、諫者凡以致吾愛爾、愛其德者圖
其改、愛其事者願其成、愛其用者珍其器、以故善諫
者、徊翔委蛇、而不敢快於一決、若夫攻訐之詞、猥褻
之語、如市兒之相詈、喙弊臆空、而後止、世所謂忠愛
有出於此者、望齡甚惑焉、公初釋褐衣、推南昌卽用
平恕名、旣給事省近、當國家解網弛弓之會、闕門懸
鐸、以招致言者、而公獨以明練詳慎、動蹈機竅、然人
所難言、相避忌、不敢發者、公獨倡章犯之、或至被詰
責、而詞旨委至、發於篤誠、嚴而有條、直而不怒、以是

往往得採納效諸實用而公遂無切直強諫之名公
既爲諫官職清地逸一奉使校士再行河往來於
梁宋齊衛徐淮間舍其出入風議之樂而跋履荒度
勞瘁填集及建旄兩浙浙素號樂國公甫至卽繕完
儆備內虞海而西援夏東策遼食不暇飽寢不暇甘
者再歲而去豈公之忠誠勇於任勞而勞及之耶抑
天欲展公之猷而昌其業見其奇耶當今天下之事
可專論之者維諫官可專行之者惟督撫而公遞處
之可無憾矣論事者惟恐其議論之不廣而患當事
者底滯其說不得盡究當事者又苦論事者陳說之
多引肘絆足不可動轉公前後皆身試之爲何如哉
夫不爲詭激異衆之論以強人之行不爲澶漫絞切
之事以呈人之言以所言者任事以所任者言事言
與事一符而中與外兩適公之所自信與天下所以
信公者也有得與不得則責不在我焉然古今推善
論事者曰賈陸賈生有時無命敬輿有位而無時公
位顯於賈而時亨於陸其遇實過之矣權載之序敬
輿奏議欲俾後之君子覽其制作效之爲文望齡亦

欲世之事君者由公文而識其心有以知諍臣愛君之道蓋不在彼而在此故不辭而爲序

天目游記序

主官報無命遊與

錢塘山水軟美夷易草木之妍車舟之安造物者裒而聚之以供游人至西湖而極矣若刻峭幽迴冰梯造天蠡室蜂房拊檻無地雲寒松短崖險泉溜物外之士往往居之又若以雙徑二目爲羽人衲子所偏私游者不得而爭也貞父長湖上煙姿物色業恣取而獨會又以其餘扳蒙密陟巉岨爭羽人衲子之所擅不已奢耶夫遊之爲道仁者暇智者暢勇者決三德備焉缺則無以爲遊志五岳者吾讓其廣保一丘者吾病其隘必也環吾居千里而近崇椒廣浸杖舄必通有同吾好者寒索從之斯予志焉而若推若挽又類有物主之予嘗死胥口登洞庭三宿天目天目洞庭皆峙爲東西予獲其西矣而俱遺其東貞父所謂三緣合則得之千里離則失之尋尺信不偶也猶記曩宿刁任辰起見白雲如海海中萍藻數葉蓋下方峰首云翌朝徒獅子巖乃纔得一角無復昨之奇

引矣。貞父所見雲似猶遜獅巖而雙清庄鞠煙曩所未有。此二事予爲差勝也。東目瀑布大滌洞天妙喜庵杲老塔時在夢中會當續往聞有客先予來泉間石上數撫掌絕倒者其貞父也夫。

翁氏遺稿序

會稽山陰之蘭亭以禊事顯篇咏翰墨映照千古不獨爲江左殊勝之事卽逸少文若詩多矣未有及此者蓋山川之助也元微之觀察浙東其叅佐實輩輩以聲韻相尚簡褻流布目之曰蘭亭絕唱意其時相與俯深眺崇羽觴上下歌咏相屬永和故事嗣興於茲山乎不然何稱名之肖也從蘭亭而深入紆逕數十里有巨石兀嶺色正紫名曰紫巖溪流環迴林壑幽美先尚書翁榮靖公之廬在焉公偉博詳雅爲時儁老而公之冢子東白少年負軼氣仕宦連蹇退居紫巖者凡幾十年若松檜蟠屈無以遂其千尋直上之勢而偃枝橫出更有異態壯心銳志不能發舒於事業而自娛於詩宜其詩之工也崇山激湍茂林修竹宴集遊賞其下斯須之歡適出爲詞翰猶若有助

況居處長老於其地者哉東白君甫沒其長子裕昆能哀其遺藁壽諸梓而請序於予予嘉其孝能不忘親也故受而序之

無垢先生論語頌唱和引序

論語之有子韶絕句猶禪家之有頌古也諸老宿依樣葫蘆絡索滿紙獨子韶諸詩少有繼者吾友張懋之與其友白子熙神爾光始從而和焉余咲謂懋之宜尼有沒絃琴一張傳之二千年矣而子韶始爲作譜子韶譜後復三百年而三君子始爲之足曲真儒門一段奇特但恐世上少能彈者耳夫諸禪老提唱大似雪上加霜子韶頌論語似蜜中著蔗雖總是舌根下事在知味者入口自殊子韶不喜忠國師以爲老婆禪決定可刪而肯自以死語繫縛人乎故知箕筆所云偶然作者真偶然也其爲真無垢無疑矣無垢骨朽後箕筆未運前懋之試爲和取一曲予將絃之歌之

肇陽子四書證義合刻序

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程子曰

雄之言非也。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賢人言道如秉燭以照，執如意以指物也。可謂明矣。聖人目照而手指者也。賢人之言近，聖人之言尤近。賢人本聖，聖人本人。予觀言說之塗多矣，然有大要三：有未見而言者，創見而言者，習見而言者。窶人子驟得百金，誇於市也。猗頓氏聞而笑之，此以創語習者也。昔者莊周細天地，齊萬物，其說甚辨。伯淳氏聞而笑之，曰：周殆夢而乍覺者乎？見天壤而驚呼焉，不知其爲家餽也。周之視窶人子則富，視猗頓氏則貧矣。此所謂創見而言者也。吾聖人之語道，未嘗有粗，故未嘗有精；未嘗有下，故未嘗有高；辟之枯草而靡非藥也，拾礫而靡非金也。故手之所撫，意之所投，藥如草，金如礫，無恡詞，無誇語，富哉言乎！吾觀語孟而後，知道德家之費詞焉。幾於夸毗矣。伯淳曰：莊周氣象大，故淺近；予亦曰：聖人氣象平，故深偉。謂遠如天，亦奚不可之有。竊惟今之疏孔孟者之陋也，語必傳之以玄虛焉，此何異羨富人之多金也，而謂屑金以食，縷金以衣者乎。肇陽子爲證義也，不然，其致實，其旨暢，炳乎其

詞而無蔓也淵乎其有所發明而無失也淺深詳略各適其可可謂善觀聖人而得其大者已前續凡二集共若干條省言凡七十條茲合刻諸京師用示同好予非知言者也以嗣君孝廉之請志歲月云

董揆仲學庸解序

予弱冠時卽與揆仲及其兄信伯弟建叔共學相嗜慕揆仲少予性英敏獨絕過予甚遠卽其兄若弟亦自謂不如也予時尤寡陋而揆仲該贍往往以古文詞及旁典道予此時初不曉聖賢之學爲何等物也

旣釋舉子業益嗜讀所謂旁典者顧稍稍心動還以質幼所習學庸諸書向所絕不解者反謬謂能粗通之以爲大學首明明德中庸首天命吾聖人第一義在是矣不勝自喜還以語揆仲而揆仲乃不謂然予是時亦不謂揆仲語然也然予所見實粗淺於知止明善之旨特影附響襲耳而初不自疑年旣長此念較切驗諸日用踐履中行解多迂始大悔恨日思所以遷善補過者乃知揆仲真不我欺也揆仲兄弟以孝友著於鄉里予深慕之不敢不勉效揆仲近出所

著學庸解妙解深契迥出前人而以予之淺暗顧乃
往往有冥符者乃知吾二人同異殊未可形迹論也
予既以糠粃獲先進伯與叔亦相繼拔擢而揆仲反
偃蹇成均然予三人者終不敢不心愧自屈所謂雍
齒且侯矣君何患哉大司成馮公識君於國子以爲
軼倫於是編也賞愛尤篤命刻而序之而重以予言
者欲以明予與揆仲自少而長所相期者有在文藝
之外而馮公之能知人得士也

陶文簡公集卷之三

終

